西厓集 十一

世系
年譜

2347
14-11

西崖年譜一卷
世系

朝鮮總督府圖書之印
2347
14-11

西崖先生世系之圖

一世 伯蘭玉

二世 蓀

三世 從憲

四世 洪

五世

高麗忠烈徵仕郎都僉校禮賓
王朝恩賜榮署令配卿進封版
及第配平章奉化鄭氏圖判書配工曹典書配善山金
州庾氏及良醞令同巨濟潘氏配襄陽郡氏成均進
第益之女
正洪成之女
親御軍郎將尤清之女
女
女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沼 子温 公綽 仲郢 成龍

宣畧將軍 成均進士 通訓大夫 文科及第 字而見謚
忠武衛副 以孫觀察 行杆城郡 官至通政 文忠公有
護軍以曾 公貴 贈守以子觀 大夫守黃 三子祔
孫觀察公貴 通政大夫 察公貴 海道觀察 禓衫
貴、贈通 刑曹參議 贈嘉善大 使無兵馬
訓大夫司 後以先生 夫戶曹參 水軍節度
僕寺正配 貴 贈資 判無同知 使以先生
叔人永嘉 憲大夫吏 義禁府事 贈純
權氏平昌 曹判書兼 後以先生 贈崇 忠積德補 祚功臣大
郡事雍之 知義禁府 貴 贈綠大夫 議匡輔國崇
女 事配 贈祿大夫 議政府左 贊祿大夫 議
貞夫人安 政府兼 成無判義 政府領議
東金氏司 成無判義 政府領議
諫院大司 禁府事配 政無領
禁

諫僚行 贈貞敬 經筵弘文 世子師豐 氏成均進 後常鶴河 聖三
之女 夫人李氏 館藝文館 山府院君 士光粹之 嶺子 聖和
甲山敎授 配貞敬夫 女 童 三
參議亨 贈吏曹 參鑑事 人安東金 敎官
之女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祐 元之 宣河

長水道察 鎮安 贈司 後常鶴河
訪 贈司 縣監 嶺子 聖和

頤齋 翊贊 敎官 聖三

憲府掌令

端

百之孫第二子 章河

重河

萬河

聖民

聖久

後康萬河第三子 聖恭

成均生員 聖觀

後章 侍講院諸議 聖師後康第二子

後莊

後陽

後賓

胡衛司洗馬 尚瑞院贈司直長

憲府掌令

後寅

錫河

後升章河第二子

昌河

後麟

應河

後諫經河第二子

命河

經河

纂奉 纘河

參判 曹參

祭 司憲府持平贈吏曹參判

千之 司憲府掌令

西厓先生世系之圖 終

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一年 中宗大王三十七年 壬寅十月初一日丁丑辰時 先生生于義城縣沙村里第 先生之先世爲安東府豐山縣人自六代祖典書公始居于縣西河隈村義城即先生外祖松隱處士金公之鄉也初先生在娠大夫人夢有人自空下告曰大夫人當生貴子至是先生生

二十二年癸卯 先生二歲

二十三年甲辰 先生三歲

二十四年 中宗大王元年 乙巳 先生四歲始知讀書

二十五年 明宗大王元年 丙午 先生五歲

二十六年丁未 先生六歲 受大學 先生自爲兒時嚚疲舉止如成人慢辭褻語未嘗出遊江上見完生在岸上閙者異之

二十七年戊申 先生七歲

二十八年己酉 先生八歲 受孟子 讀至伯夷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慨然想慕其爲人至或夢寐見之

二十九年庚戌 先生九歲 隨大夫人往惟新縣 時觀察公爲淸卿先生

是八月隨大夫人還鄉

三十年辛亥 先生十歲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十一歲

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十二歲

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十三歲 詣東學講中庸大學 時朝廷令初起舉儒生悉心詣四學講肄先生應是講不惟句讀措辭義理奧處亦皆通貫講官大加稱歎以爲兒成大儒

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十四歲 省王父郡守公于杆城任所 既至讀書鄉校傍有泉石之勝每於誦習之暇輒與同舍生以出遊多徜徉樂而忘歸

三十五年丙辰 先生十五歲 隨觀察公往義州任所 十二月

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十六歲 春自義州省大夫人于京師

○秋中鄉試

三十七年戊午 先生十七歲 聘夫人李氏 縣監諱坰之女宗室廣平大君之後

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十八歲 五月郡守公卒八月隨觀察公奉喪車南歸中路以病還京○冬歸覲觀察公于廬所 時觀察公居廬于軍威松峴

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十九歲 仍侍廬所 先生嘗與諸友步出南溪泉石間徘徊吟詠曰嚮然歎曰使我得聖門端木氏之徒可學而至 溥 秋還京十月入冠岳山讀書寺讀書者空集廢其煩擾移插廢庵使一童奴供爨僦讀佛思至忘寢食夜深後或有打牆擊聲先生如不聞一日夜有僧遽前謂曰獨栖空山不畏盜耶先生笑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不爲盜也僧不對而出遶門外以示可疑狀先生猶讀書自若僧又拜曰指大年少而志確如此他日必爲大人矣蓋僧聞先生篤學兼夜作偷兒欲驗其所守也

四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歲 還鄉讀春秋

四十一年壬戌 先生二十一歲 ○七月既望觀察公命賦坡公赤壁之遊先生即成近體一篇有月白風清空萬古名留人吉幾千年之句李判書俊民見之驚歎八月觀察公赴京送至南郊而還觀察公以常押使赴京 九月謁退陶李先生于陶山留數月受近思錄等書 自是潛心性理之學講明踐履必以聖賢爲指

歸李先生大加稱賞○後先生嘗訪金鶴峯於金溪
鶴峯謂先生曰吾輩從老先生久矣未嘗有一言獎
許公一見先生而先生即曰此人天所生也他日所
樹立必大公何以得此於師門乎又嘗謂人曰西厓
我之師表先生亦嘗稱鶴峯以
爲吾所不及其交相推重如此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二十二歲秋中生員進士東堂初試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二十三歲七月中生員會試一等進士

三等退溪先生與人書曰而見逸駕
階達其人凡厚趣向甚嘉云省觀察公于黃
海道時觀察公按節海西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二十四歲將太學時文定王后嬪信
緣誰惑是年三月大設無遮會於檜巖寺逾月乃罷
未久文定上仆升遐盛傳普而請齋素累日以致

違豫人皆憤悱於是太學生疏請誅普雨疏文
多出先生手明白剴切一時傳誦久之諸生以疏不
得請欲空館散去約曰敢有先就館者當如以黨賊
兩世之名先生曰吾輩諫君不合而去豈無他名可
稱者而必曰黨賊耶諸生皆攘臂大言曰會議
歸一君何獨自執已見耶一再三來迫先生終不動乃
改以玷身
汚名四字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二十五歲春陪觀察公赴定州時觀察
定州夏還京師道經黃岡夢見伯兄謙巖公病臥牖下
驚覺淚下達曙不寐時謙巖公病滯南
鄉十月及第出身先生雅意林泉雖以父兄之命俛
有官守隨意行止退溪先生聞之以詩寄謙巖
公有雙鬢季初攀桂萬事將纏欲脫纏之句十一
月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二十六歲春陞正字乞假往覲
定州○四月薦授藝文館撿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還
朝○六月 明宗大王昇遐○八月送退溪李先生還鄉 退至廣津有送別詩 以咨文點馬赴義州 是行省覲容公于定州
十月還朝
二年 宣宗大王元年 戊辰 先生二十七歲二月乞假往省定州有
觀齋春日有感一絕大道難從口耳傳此心隨處自悠然靜觀軒外千峰綠入簾絲不後先三月還朝○秋奉 命曝史于星州 是行來道鄉山省陵公于河濃 讀巖待教無如故

三年已巳 先生二十八歲上疏論 仁廟仍祔延恩殿之非
禮初 世宗於 祖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以事生之禮事焉 宗廟之成 宗追崇 德宗以 睿宗已祔文昭殿及 仁廟竟 明廟即位時議以為 仁廟祔則 世祖當桃而於 世宗之意於是祔 明廟親未盡不桃則過五室非 至是 明廟喪畢禮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議定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六位乃於寢東加造一架屋並前為六室而桃 世祖主各位以次而祔獨前殿袷祭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之序 仁廟與 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為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奉審而無以為計退溪先生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南北短若依古廟制正 太祖東向之位二昭二穆以次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為曰事復古之美矣時李公浚為首相以為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改易請

仍祔仁廟於延恩而獨祔　明廟先生上疏極言其非李相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羣議陞成均館典籍移拜工曹佐郎○乞假省覲察公于清州時觀察公出牧清州十月以　聖節使書狀官兼司憲府監察赴京時李青蓮後白為正使先生以書狀輔行至遼東道逢一狂漢酗酒作亂自使臣以下無不被辱至先生前望見顏色即斂手致敬而去既至都方詰闕火駐宣治門內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皇先生問近日中朝道學之宗為誰諸生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也先生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之學專出於禪愚意當以薛文清為宗耳有新安人吳京者字仲周喜而前曰近日學術汚辨士失趣向故諸生之言如此而君乃發正論以斥之可見深有意於闢異端矣歎歎久之及序立班次見有道士及僧徒各服其服序於五品之列先生顧謂諸生曰諸君宜尊其服序於五品之列先生顧謂諸生曰諸君後鄒諸生曰國法如此奈何先生又詰序班曰俺等雖外國人豈可以衣冠之身次於道釋之下乎序班言於使臣之後引二流序於禮官引二流序於使臣之後庭中莫不動色朝罷序班引入東閣設酒食以享之先是我使既入坐有狂漢闖入搶掠率多不得成禮至是先生言於序班曰聞所饋酒食輒為狂漢所掠是以　皇帝恩賜委之於狂漢之手實為未安不如不入序班有慚色入報禮官久之出曰今則必無是事回引入就位從容成禮而罷○吳公訪先生於王河館致懃懃之意先生以退溪先生聖學十圖示之及先生還吳公以序及詩送之詩曰遥持使節謁楓宸譯語何勞詢問頻已許玄譚開麈日却憐半度鼓陽春鵾弦鴨水鴻飛恨轉新別後音書那可得神高夢寐獨傷神又於扇面畫兩人相別狀以入分書開山別意四字以贈先生永其韻以答之後曰使盖往來又以書若詩遺先生書畧曰遐陬僻壤固自有山川間氣萃鍾哲人丕繼道統以弘開濟於一邦若在孔門即七十子其人云先生答書亟和其詩以寄焉

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九歲 三月回自燕京 既歸上退溪先生書略陳在燕京時與諸生問答語老先生覆書曰陸禪懷襄於手公能設此正論點撿其迷誠不易得也 手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 經筵撿討官 春秋館記事官陞修撰 先生於經席嘗講鬼神之理設譬喻以對曰當天日開朗朱有一點雲氣忽然山川出雲頃刻之間彌滿兩間雷霆震擊雨澤流注少頃雨止則廓然歸於無物此非將已散之氣藏在一處時出用之人之子孫嘗祭祀之時以誠意感召祖考來格洋洋如在祭祀既徹還復乎無所謂有誠則有物無誠則無物也 上又問天數人事之說對曰天數寒暑雖非人力所能移易裘葛之備則在於人此聖人所以不言天數而專言人事也先生久在玉堂慨然以格君心爲已任每入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剖析精微援引古今委曲懇惻 上每加稱賞一時卜大夫皆推爲講官第一副提學柳公希春每歎曰豈復有責難陳善如柳修撰者乎○一日入侍 經席進講畢李相淩慶咯曰惟大臣爲能薦人而用人之道又有次序白仁傑乃敢越例薦人超叙六品而所薦之人又不協入筵事甚不當先生進曰所薦之人若如首相所言亦未免有病使白仁傑果得賢人既在宰列有何不敢薦之理如必待大臣薦引而後用之則草野遺賢之歎必自此始矣既退李相語人曰柳某指論吾失其言極是云 賜暇讀書○拜司諫院正言○十二月退溪先生訃至哭之 與諸門人及門者鶴峯所館拜吏曹佐郎

五年辛未 先生三十歲 乞假覲清州○三月會葬退溪先生于禮安○還 朝拜兵曹佐郎 一日入直內兵曹夜半衆忽驚呼相

搏擊同直者惶怯失措先生堅卧不動俄而衆自定六月哭從祖叔父大憲公景深于長湍時大憲公為平安監司以病遞歸卒于遞秋乞假歸覲安東

○欲作書堂于洛水之西庄以地狹不果曰以西庄自號後名其庄曰翔鳳菴

六年壬申先生三十一歲春又拜弘文館修撰無如故時領府事李公浚慶臨終上遺疏以朝臣朋黨之漸為言上召大臣示其疏曰問朝廷朋黨者為誰外議以為謂李相欲禍士類三司各上劄論之讀書堂官鄭澈洪聖民等亦欲陳劄使人邀先生先生自玉堂同直提學尹根壽典翰鄭惟一往會之澈盛氣言當追奪李公官爵先生曰大臣臨死進言不可則辯之而已豈至追奪官爵乎澈勃然曰君何顧利害鄭先生曰一身利害固不可顧國之利害亦不可顧耶今若請剳奪則吾恐有害於國體也僉議以先生之言為是澈良久爭之不能奪遂令鄭公惟一製疏而無已甚語先生嘗謂人曰其時若不能裁抑異論使李公永免追削則其為時政之累可勝言哉○ 上嘗於筵中問辭臣于何如主也鄭以問對曰 殿下堯舜之君也金誠一曰 殿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之君也 上色變筵中皆震慄先生進曰鄭以周堯舜之對引君之辭也金誠一桀紂之喻警戒之言也無非愛君也 上悅為之改容仍 命宣醞而罷九月以遠接使從事官迎頒詔使于義州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三十二歲四月子禕生○六月復拜吏曹佐郎○七月辛卯丁艱察公憂觀察公自後腫症勢日劇先生晝夜侍側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嘗吮出膿血及遺瀉哀毀踰制勺水不入口見者莫

不爲之
旅瘞 八月奉櫬南下十二月甲申葬于天燈山金
溪之原是日返哭于河隈居喪一依朱子家禮葬前
非喪事不言三年之內未嘗解衰絰典謙巖公遷守
墓側朝夕哭省祈寒暑雨不廢每朔望則必歸奠凡
遷

二年甲戌先生三十三歲

三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九月服闋○拜弘文館副校理辭
不赴○冬拜吏曹正郎又辭不赴

四年丙子先生三十五歲正月拜弘文館校理赴 召在道
辭還○遂志精舍成堂在村北江岸上凡五間有記四月拜司諫院

獻納使 召還朝時高麗太祖畫像在豐基小白山
睟先生於 經席請遣使臣移安于麻田崇義殿
從之○時墓諫鄭彦信等論戚里未得蒙 允銓曹
遽擬論 啓墓官於北路守宰先生以爲此漸不可
長即罷 啓辭詣闕道遇銓郎問先生今日所論何
事先生曰袖中彈文乃銓曹也墓官一開口論戚里
而銓曹遽欲逐之此風一開言路塞而戚里橫諸君
遽事何乃若是乖舛乎遂入論之
銓官皆遁而論事墓諫得不逐 遷議政府檢詳又
拜弘文館典翰辭移拜司憲府掌令○乞假歸覲安
東○還 朝十二月拜弘文館副應教上疏乞養疏略
曰老母今年六十五歲日迫西山悲戀滿目臣棄朝
夕之養遊宦千里之外每恐藥物供給之不時以速
顚仆一念至此心膽俱墜古之先王以孝爲天下使
天下之欲養其親者皆得奔告於上其詩曰豈不懷

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自我 祖宗朝充徇人子之情多曲成之恩如蒙 聖上矜憐俾乞湖嶺間一小縣使臣得竭其才分以治民事私以俸祿之入致養盡死之母則非徒臣母子隕首雞報於 國家孝理之道亦有光矣 不許

五年丁丑先生 三十六歲正月拜議政府檢詳乞假歸覲安東○二月省先塋于軍威○夏陞舍人辭不赴○上疏乞養 不許○撰廬江書院退溪先生奉安文

○十月拜弘文館應教被 召還 朝典同僚論削乙巳勳籍

十一月 仁聖王后昇遐時禮官與大臣定議請上行朞年喪先生謂同僚曰明廟於 仁廟有繼統之義自 上當從嫡孫父後爲祖母持重昨例 遂詰政院 啓請改定儀節有旨令禮官改議六臣禮官猶持前議翌日當成服先生曰若今日不得請則後雖欲追改無及與同僚徹夜論 啓至鷄鳴蒙 允遂定爲三年服○先是上於經帷講詩傳及卒哭後開 慈先生以爲詩乃詠歌之辭請以春秋代之

六年戊寅先生 三十七歲春乞假歸覲安東既而還朝○拜軍器寺正遷弘文館應教上劄論時事○拜司諫○七月乞假歸覲安東李舍人發李佐郎純仁李翰林洪正郎可臣俞牧使大脩金翰林聰詩叙別先生亦有留別詩一律還朝復拜弘文館應教宜李參奉德弘士人攀應時出餞同宿于東湖之夢賚亭各賦詩叙別先生在玉堂時倩善畫者作河教 隈山水圖以寓思親戀鄉之意

七年己卯先生三十八歲春拜弘文館直提學○夏四月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故事承政院所用紙極其廣厚規限使不得濫用又使品不至廣厚民便之七月遞授吏曹參議辭遞○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覲安東上命本道致食物是行與李德弘宏仲同舟有論學有感二絕云千聖傳心道可求十年塵路未回頭相逢絕歎秋江晚理棹從君欲泝流又大道由來不二門堪憐末學逞空言居然漏泄眞消息魚躍鳶飛撼一源冬復拜承旨上疏乞養上優批不許

八年庚辰先生三十九歲春拜弘文館副提學又上疏乞養

特拜尚州牧使先生連歲乞養不得請是春登覲不許補外先生又上疏辭情懇辭免之曰觀爾疏辭情懇辭免之曰觀爾疏辭情懇辭免之曰觀爾

以禮遜爲本每朔望率諸生謁先聖廟訖退坐明倫堂講論諸生所讀書微辭奧旨及覆謦曉回才按業各有條理嘗謂士習之偷蒙養之不正也風俗之壞鄉約之不行也各里擇差童蒙師長及鄉約有司作文以諭之大畧以敦五教爲先勸課誘掖誠意懇到凡所施爲動遵古昔暮日之間學政一新風化大行及鮮州事州人立石頌德且欲建生祠先生遺書所親止之

九年辛巳 先生四十歲 正月又拜弘文館副提學被召還朝上疏乞解職歸養 不許○乞假歸覲安東秋還朝先生每從來家鄉必廣詢民瘼還朝輒啓故事水軍之立番者每十人以一人爲長而領一船名曰領船使之輪番作隊三日相遞各供其主將而爲主將者徵索無藝云人不能堪先生廉知其弊啓請革之後先生歸覲安東有水軍數百人遮道羅拜祝手頌德

冬無米與同僚陳

劄十條 一曰修實德以答天心二曰嚴內外以肅宮禁三曰審治體以立規模四曰重公論以整朝綱五曰蠲名實以用人才六曰恢公道以杜倖門弊以厚民生十曰崇學術以正士風七優批答之仍問製此疏者爲誰同僚以先生對上曰然非副學不能爲也

承 命抄進大學衍義

十年壬午 先生四十一歲 春拜司諫院大司諫時先生乞假歸覲承召還朝○先生在諫院建言三事其一遵祖宗親事之規以盡勵精之實其二復大臣署事之法以立朝廷之體其三開臺諫獨達之路以祛壅同之弊議雖不行識者韙之後作諫臣說

七月子袗生○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冬 特旨陞都承旨時王事宜以至相禮儀道寺言語皆中機宜 天使出來 特命爲都承旨先生策應劇務動合 天使大加敬

歎無語及必稱先生而丁以爵九燕饗酬酢之節亦
必問之而後行及 天使還 上賜先生錦袍以賞
之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承 命撰進呈華

集序

十一年癸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
覲安東 上特賜虎皮褥使歸 遺老母先生上疏陳謝 竢每齋李先生九經
衍義○二月北虜種落尼湯哈寇邊承 召還朝上
封事○又應 旨獻備邊五策一曰扼禍源二曰定
曰給饋餉五曰修荒政○時朝議欲潛師入虜境蕩
覆巢穴先生曰賊虜犯順固有罪矣堂堂大朝不能
弊罪致討乃欲潛師掩襲並殺老弱
倪是豈王者字物之仁乎議遂寢 五月乞假歸覲自東

西黨論始起先生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為和平
鎮之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
先生不樂在 朝大夫人
亦老病以覲便 遂處鄉曲 七月 特授咸鏡道觀察
使以親病辭不赴先是宗室慶安令瑤請對言先
補外以靖朝論至是及 金孝元李潑金應南等四人可
生時在鄉家以大夫人 七以先生特授咸鏡監司先
劉以為久侍 經幄之 病甚上疏辭鄭右相之行陳
宇顒亦上疏言 頃日慶安令瑤輒指柳成龍等為專
擅朝權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取重
士林實帷幄之寶臣瑤言一出士類寢不自安云九
月拜成均館大司成辭不就○十月拜慶尚道觀察
使上疏辭 不允十月赴朝謝 恩疏畢 君臣之義無兩逃於天
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者
此臣子之節也臣有老病垂死之母不能專意供職

瘴癘居多至於前日閔亡之任出於拂拭叔舅之
恩臣尤當奔走就道少效涓埃而不幸母病方苦絶
辭章得蒙 恩遞時平則享
啓出門臣實不忍更上辭
尊榮事難則擇便宜所謂臣子之節婦地盡矣不自
意南道之寄再出陶甄稍近母傍於臣一身孝莫
大焉既不得赴北今就南方實涉於辭難就易舍
遠圖近之嫌臣雖至頑公議云何伏願 聖慈察臣
至懇亟 命鵷解新授職名使臣於老母未死之前
有以相保於田廬且於朘日尋繹舊聞補塞罪過則
天地父母保全終始之 恩萬萬矣
意不過聞有人言而意不自安耳夫物成龍誠賢士
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母未能每召之耳今可回
論曰鄉有老母家在本道故今以卿為觀察使宜赴
任勿辭先生不得已趨朝謝 恩訖過辭領拜公
淳朴語及時事曰許羣叔等被罪數也非人也先生曰
李泌有言曰君相不言命公居造命之地豈可委
之命數而不歸諸人事乎朴默然良久問所欲言先
生曰我 國家未嘗以論事罪言官今許剪等三人

罪輕罰重朝野危懼惟公思所以解之朴曰吾方與
叔獻早夜圖之者此也○嶺南地廣民衆庶務煩劇
先生至則左酬右答剖決如流公以處事信以御下
蕩殘革弊竭心為治居數月政化普洽綱紀振肅吏
民相戒不敢犯法

十二年甲申 先生四十三歲 夏以旱上狀請決放諸邑罪囚

○行部到晉州訪崔司畜永慶于其家永慶有孝行
晉州結廬於萬竹間與一鶴處其中達官有到門求
見者其所不喜輒拒而不納先生素聞其名為造其
廬崔公欣然出迎設酒款敘酒酣語及當世事驚人
敘七月拜弘文館副提學被
召還朝 先是蘇齋盧相守慎自尚州被 召還朝
上問慶尚監司為政何如對曰公明仁
恕一道稱治 上曰然其人有才 命四辭遞八月復拜
有學予知之久矣至是有是

上疏辭講官榮　上溫諭不許有人之語承　命製進文山集序○

陞拜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上疏辭　不允　疏畧曰夫爵命之施初非一道太上以德其次以才其次以勞其次以久若非此數者而無故得之則於政為失授於身為不祥臣既非才德之選又非年勞之積而躐躋踰越巍然宰相之列其於政體何如也物情何如也臣以簡外寒賤愚騃有素學不通方才不適用加以畫眠贅疣纏身識量昏淺繩事迷罔斯豈當事應務之器之呢乎不辜　寵命荐下誕分漸踰欲奮身自屬則才力綿薄欲退安愚分則　天眷愈厚為心甚悲矣古之君子於一資半級之除或有終歲力辭抵死而不居者必其心有大不安者而難於冒昧耳如蒙　聖明俯察臣悃迫憂窘之狀　特許鐫改則其在臣身至榮且幸　答曰覽卿封章可謂誠出於肝膽矣然予之擢卿非有所私

寵於卿為國家也人主用人誠非一道古之人有崛起耕漁置於巖廊而若固有之未聞有辭退之言是果昧於進退之節貪冒無恥乃如是耶古之人君於其臣也有臣之者有友之者又有師之者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友朋論其學非章句之儒語其才足以當大事知卿莫如予也宗伯之長惟卿克諧欽哉就職毋為更辭予言不再　又上疏辭　上溫批不許且　命該曹除議藏公近地守令便養老母以安先生之意　移文館學諸生　其畧曰蓋人受天則具仁義禮智之理其道則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明友之倫聖人之訓迪教導使之彝其性者雖為衛多端大綮不過敎使五者之間相親相敬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嗚呼天下之理豈外於事親從兄之間而師之所以敎弟子之所以學亦未有舍是而他求者也至於小學一書乃子朱子撰集聖賢格言古今善行為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而其終始條緒惟在於隆師親友八字出恭

正容諫鄭篤實無退不言人過惡不言朝廷得失而已何嘗教之以凌侮尊長訖議父兄競辨爭勝為道也近得 中朝鄉校禮輯書抄童子禮為一卷以便童蒙訓誨之資又令館學諸生依朱子家禮時習冠昏喪祭等禮登降揖讓之節諸生誠能熟講而力持之毋太拘迫毋至怠慢遊泳從容以至於欲罷不能則所謂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心不待勸勉而油然自生矣○又頒鄉約于八方幡幡以敦孝悌興禮讓爲化民成俗之本 赦後陳疏請伸理被罪諸人許蓍等竄北邊久未伸理故疏論之

十三年乙酉先生四十四歲三月承 命製進精忠錄跋

四月子韓攻○上疏乞退時義州牧使徐益上疏云尚在之說臣奸益指柳成龍也 備忘記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當今大賢可矣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像如彼而乃是臣奸之理何物膚大者敢為是言乎先生於是上疏乞退歷陳五當去曰

發下之龍臣既厚而無一事裨益 聖化此一當退也臣讀書粗識義理顧於未路得此題目若不知退廉恥掃如此二當退也當今人持私見各有左右進道人心漓敗日甚如臣孤根弱植犖足詆言便成瘡痏此三當退也臣之老母長在病中餘日無幾千里離違動經時序敢水之養一失難追此四當退也臣稟氣衰弱職事紛擾無少心力敢盡以此制事寧免愆違惟宜乞身丘壑溫理舊業以冀桑榆之補此五當退也敢望 聖明不許乞假歸覲安棄○還朝曲賜陶甄許令鐫罷

承 命校正圃隱鄭先生文集 并撰年譜及文集跋

十四年丙戌先生四十五歲 啓論擇駙馬事時有 命擇駙馬避李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先生 啓曰禮不要同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二女爲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

之以為大羊雜糅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
唐昭宗取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為強臣所迫豈不
可為法也事遂寢未久
城君薨先生回 啓曰禮繼後承子行不取務行福
城於義安為從祖諸侯別子為宗祉曰立廟則為有
祖而無禰臣意當取諸宗室中子行不當以 王子
為之嗣先生為 啓草時參判黃廷彧以書抵先生
曰義安繼福城於禮無妨先生援引禮文以答之翌
日書講廷彧進 啓義安可繼福城後 上嘿然曰
禮書公事不然卿未聞耶廷彧曰此非臣之意也
上默然既退其事遂成 三月乞假還鄉上疏請解職名○南溪

書堂成堂在軍威先塋之南先是觀察公欲作塾庵未就至是始成故名之堂曰霜露齋曰秉慕以為
齋居之所東有玩心齋為魚軒以處諸生受業者北有三靜齋募僧居守籍露堂前有愛蓮堂舊魚軒外
有養魚池西麓有招隱臺東巖有咏歸基基下大川名以歎逝軒東小溪名以倚節合而偏之曰南溪精

舍有南溪十二詠及諸作自南溪往覲仁同 時議嚴公奉大夫人
河隈距仁同稍遠遂近就南溪日使僮僕問安每旬在仁同任所先生以
親往定省而不由官路人不知為宰相行也○先生
讀易於南溪精舍始淡攻苦人有饋生魚者先
生曰聞某也奉養不充有餘力及我耶不受 玉淵

書堂成先生既作遠志精舍猶恨迫近封閭就北潭
欲作小宇為終老計有僧誌弘者自請斡其
役資以粟帛越十年乃成名曰玉淵有精舍雜詠及記 撰吉冶隱砥柱中流碑
有祭文
及挽詞

陰記院又有吳山書 累 召不赴○具栢潭計至哭之
奉安文

十五年壬辰 先生四十六歲三月被 召西行在道聞還又
累 召不赴 有齋居讀易詩一絕窮簷讀易歎吾迷
晨起研朱至日西莫道羲文消息遠蒲

窓春鳥數聲啼編次退溪先生文集先生嘗與李五峯書曰老先生文集與金士純編次於屏山院中欲更有所商訂不意宣城人遽用草本入梓其中有曾經先生手自刪去者尋常繙閱未嘗不慨歎云

十六年戊子 先生四十七歲以同經遒赴 召在道辭還

○累 召不赴有旨無坐樓秋思一絶千古義文學三年無坐心意中蒼壁立吟外暮江深

十月拜刑曹判書被 召還朝兼藝文館提學先生赴召

上引見論學曰問及王陽明致良知及心即理之說 聖意不甚以爲非先生剖析甚詳 上傾聽忘倦曰學當以程朱爲宗師不可他求又曰聞卿久處林下多讀古人書今見卿論議果然卿先生入 經遒又極陳陽明心術之非學問之謬蓋 聖學高明不屑於章句訓詁之學 天語往往有過高處先生

憂之前後勸戒極其深切 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遒春秋館成均館事上疏辭疏畧曰臣聞用人之道如匠之用木小者不可強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爲長如或易置即成棄材是故人君以視任選才爲明人臣以量已處職爲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爲不近不待智者而知之奈何以血指汗顏之拙而當大匠之斲乎欲望 殿下慎之重之更詢大臣速授可堪之人使重任不至久曠朝廷之幸也 不許 又上疏辭不允

十七年己丑 先生四十八歲春拜司憲府大司憲○拜兵曹判書兼如故○遞拜知中樞府事兼如故○又拜司憲府大司憲○六月承 命製進孝經大義跋○乞

假歸覲安東○七月夫人李氏卒時先生自鄉還朝至廣津聞訃九月送夫人喪歸安東時倭使來在都下求通信使朝廷多事不得乞假送喪至新川而又拜禮曹判書○十月鄭汝立逆獄起累呈辭不允上疏自劾初先生在鄉家累以徵起之意通於鄭汝立至是汝立徵事起其書為朝廷惟讓供辭先生以此累請遞不得而先生姓名出於畧曰今此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凡平日與賊稍有半面之分一書之通一辭之相許與者莫不怖痛震悸況以無形無處之說橫被連涉於文字間一時禍患固所不論而萬世之下其辱猶在思之至此不覺傷痛臣於十餘年前聞有鄭汝立者頗以讀書動學為名繼聞其人高自標置妄以已見凌駕先正臣已不喜其為人厥後聲稱漸盛皆欲薦入要路惟李敬中為銓郎時極力排之外議喧籍皆以敬中為媚嫉賢士竟不敘中於銓曹白是幽路一啓更相推擠然臣猶以前日之見不喜其人臣之寤寐聞敬中之言爭善恐積憾必欲乘時者亦多矣乘此機會在湖南也通書京中指臣為臣奸及徐益疏出其事始露幸蒙 聖明諒察免臣於罪過之中而臣亦自是不安於朝退在田野夫人之難知也久矣雖 聖人不能保其既往始焉此賊務諱文字之未敢為詭異之行眩惑一世前後士類一切誘其術中間或有窺見機微者但憂其反覆不靖而已豈知為惡之至於此乎以今觀之先知汝立奸狀者惟李敬中一人而已臣於逆賊前有不取之心後有察微之幾而不得早以一言披露其奸狀以此負國罪無所逃流放竄極實所甘心第一里使之杜門省愆羞愧以死 聖明憐臣心迹放歸田之日卿之心事可質白日予知之久矣少介念時鄭相避為委官治微不平一時士類連累者多及先生疏上 上命贈李敬中官爵而名流被誣者稍得脫免時議以為先生一疏之力也鄙中人士莫不傳

誦婦人女子亦皆譯以方言而讀之○時湖南人丁巖壽等上疏搆陷士類先生亦入指斥中 上引見先生特加敦諭仍命拿治巖壽等特拜吏曹判書時鄭相澈以嶺儒爲輩逐欲建遣御史按問一日諸宰會賓廳領相李尚眞謂眷曰公欲問嶺儒禮對是嶺人何不問其虛實參爾聲謂先生曰聞嶺儒以逆賊爲寃至有欲爲伸救者不可置而不問先生曰嶺儒其麤不德今遣人將家到而戶詰之耶柳脊摘發某某大失一國之望矣既罷尚澈入路遣人家遣人邀先生先生詰之巖起迎曰此吾妹夫挂林君家也仍名主人出拜曰此輩在乙巳車載將刑而幸免者也先生曰若然則公之治嶺尤當詳審仍曰嶺儒按問之擧實是意外歟曰儒生乃公論所在而不知逆賊之爲逆賊是以欲遣人曉諭耳先生曰公若以至公治嶺則人將不待曉諭而自服不然雖家置一喙何益公身爲大臣豈可馳一道之人置之不測之地如東漢黨錮爲耶澈曰公言若是吾當置之明日澈猶執

前議請遣御史先生適於是日爲銓長以吳億齡爲人沉靜謹愼可遣遂以應 命嶺南竟無事○李參議濬遠竄邊塞親舊無敢問者先生使書吏送之國門外李以詩回謝有三千里外遠遷客七十七歲多病親之句既而更被拿鞫死於杖下先生送綿布以賻之○ 上命大臣及諸宰議籍沒李濬李浩白惟讓等家財先生議曰罪人必承服而後有籍沒之法今此數人皆不服而死籍沒殊爲未安議竟不行

十八年庚寅 先生四十九歲 四月乞假歸覲 上以 內殿御服賜之令歸遣老母仍 命就養京第 上以先生往來省覲不得久在朝 令將母上來仍 命所過列邑治供頓護送 五月二十日庚申葬貞敬夫人李氏于軍威○二十九日己巳陞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六月丞 召還朝

累辭　不允○草疏擬論救崔永慶不果上永慶為誣陷繫京獄先生嘗過鄭相家於事如何且言此人有高士重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滌勃然作色頗有憾恨永慶語先生擾理論辨滌曰公既有此懷何不為上言之先生曰此大獄外人豈敢言惟俟獄之人乃可伸理耳後數日永慶蒙赦出獄司諫院　啓請還因永慶前在獄已患肺瘼及再八疾轉劇求藥於先生即劑藥以送欲上疏伸救疏既成更慮無益而反重其禍不果上　錄光國功三等封豐原府院君　賜鞓忠翼謨光國功臣號以改正　宗系勞績茂著故也

十九年辛卯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　特命無吏曹判書固辭不允　先生上章力辭以為我　國自累代以來鮮有以三公無吏判者如臣無狀固不足道他日或有欲執朝權者以臣籍口則是　國家無窮之害自臣而始臣不忍以身啓此弊　上曰有人於此身在相位把弄朝柄專擅之狀不一而足此豈無吏判而然乎卿宜供職勿辭使用捨得宜朝著清明肅拜　日又固辭　不許且　命招吏曹判書崔興源　教曰此後凡大小除拜一從兼判書之言陞左議政無如故○請遣使陳卷倭情於　天朝　從之特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答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先生謂當即具由　奏聞首相李山海以為生曰使倭若以交通　皇朝若以交通倭國罪我則無說不如諱之先中國即招實奏聞不以　聞於大義不可況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止於通信也朝廷多是先生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　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者被虜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叛未久應南等實奏至朝議始

釋然　上傳于先生曰有遼東客
文來後過用隱憂不圖今者至蒙　獎勅展閱未終
不覺喜躍此由於卿等運籌周旋之忠　薦刑曹昱郎權慄爲義州牧使
并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使時倭聲日至上命備邊司各
薦才堪將帥者先生以慄舜臣應　肯二人時在下
僚未甚知名後皆爲中興名將而舜臣功績尤著

請以李鎰代慶尚右兵使曹大坤　不許時在朝武將中李鎰
最有名曹大坤年老不堪鬪寄先生啓請以鎰代
大坤兵判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先生
曰凡事貴豫況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辦一朝有變鎰
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豫備待變不然
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形勢又不
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　不荅　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先生事竭盡心力與備局諸臣相議

啓請修鎮管之法大畧以為　國初各道軍兵皆分
屬鎮管有事變則鎮管統率屬邑之兵以聽主將節
令一鎮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然
奔潰往在乙卯變後始改爲分軍法散屬各邑於是
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兵水使名曰制勝方
畧於是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
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原野將不時至而
戎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既潰難
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與為戰不如更修　祖宗
鎮管之制平時易於訓鍊有事得以調集且便前後
相應內外相倚不至土崩瓦解於事便事下各道
慶尚監司金睟以為制勝方畧行之已久不可猝變
事遂寢其後賊報至聞慶以下列邑之軍先聚大丘
待迎邊使不至遂望賊先潰李鎰至尚州數日招集
僅得農民數百七月　卒以是大敗

不允　大提學黃廷彧羅
可代者山海以先生對　特命兼弘文館大提學固辭
上問首相李山海曰誰
上曰是予意也亟

日召諸大臣令薦主文衡者且曰勿拘常例務在
得人大臣以金誠一李德馨李誠中三人薦擬上
曰可罷常格令左相為之先生
極陳其不可冒受之狀 不許

二十年壬辰 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倭使至境上請遣使宣慰

不許倭使對馬島主平義智至釜山浦言日本欲
朝貢 上國而無路得通若朝鮮為之奏聞
則無事不然當有變我為貴國藩臣故不得不告時
朝廷方咨通信論議紛然先生請遣文官一人往
慰之曰問其情議竟不行義智
留十餘日不得報怏怏而去 四月與判尹申砬論
兵事時砬巡視邊備自黃海道還先生問今日賊勢
難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為不足畏先生曰不然
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無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
遽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先生曰 國家昇平日久
士卒怯弱若果有變極難支吾吾意數年後人頗習
兵或可收拾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

壬寅倭大擧入寇報至與諸大臣請對 不許即
啓請分遣諸將防守 以李鎰為巡邊使下中路成應
吉為左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鳥嶺 特命無兵曹判
書總治軍務時李鎰欲率精兵三百以行兵判洪汝
諍不能辨鎰以此三日不發先生 啓
請鎰先行自坐備邊司 入對言洪汝諍不能治任可遞於是以金應南代之
拜都體察使請急遣申砬為李鎰巡援 從之時輦
以大臣為體察使 上從之先生曰是命請以金
應南為副前牧使金汝吻坐事方繫獄以其人頗有
武畧 啓請貸罪自隨出 闕門召募武士雲集時
賊已近嶺下申砬謂先生曰李鎰以孤軍在前而後
無繼應之將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
馳先下為鎰繼援耶仍請自行先生即與副使入白

以碏為巡邊使碏臨行募士無一願從者碏怒先生
曰公行既惡吾所募者可先帶去吾當別募以行曰
以軍官單子請建儲以繫人心 許之時賊勢日急
授之碏遂行 先生與諸大
臣 啓請建儲使人心有所繫屬 上曰中宮若生
元子慶置極難先生曰宋仁宗春秋僅三十餘司馬
光諸賢亟請建儲豈無所見而然 上良久曰光海
君聰明好學可以為嗣仍曰予本多病且使國事至
此將何顏奉 宗廟治國家乎欲傳位於世子如何
先生對曰 上前
參決庶事可也豈可遽出此教也使世子時在
願 聖上益膺弘福以濟艱難請赦慶尚右兵使金
誠一 從之 先是朝議以倭寇為憂而嶺南當先受
兵擇武弁知兵者以擬簡任 上特以
金誠一為右兵使曰誠一前言倭必不來萬一有變
使之突擊可也先生 啓曰誠一儒臣不合此時遣
帥之任 上不許至是 命遣金吾郎拿來事將不
測先生進言曰誠一前日所言意在鎮定民心不必

深咎且賊氣易帥非討請姑容貸使之自效 上猶
不聽及誠一克敵獻馘之 啓至 上謂宰臣曰誠
一狀啓中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乎先生對
曰誠一所見雖或未及其不墜此言臣可任之矣
上怒霽就
接招諭使 已未 詔西行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
音及敗報至城中大震
臣 闕內庶士輿僕逃散殆盡
啓請暫 幸平壤請兵 上召宰執議出避之
天朝以圖恢復掌令
攏峽請對大聲呼請固守京城時羣言喧鬧幾不可
辨先生謂峽曰雖危難之際事君之節不宜如是仍
啓曰峽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請分遣 王子
大臣出在閭門外中
從令先生留守京城 世子隨 駕議定與諸
先生
初賊逼尚州以公為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報聞即
下教西狩時余以都承旨在政廳聞 命入政
院 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進諮宣政門

下以便　啓事俄有內　教命公守京城余對中使
顧謂盧君士聲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出城之日
從行者必少若西行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上
國地方到此應有酬酢處置之事方今迓臣明敏練
達識古誼善辦命者抑某一人而已今　大駕一移
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抑某留之不過為敗績之臣亶
僚皆應聲曰諾余即搆草不暇整鴈授中使以　啓
上即允之改　命李公陽元留守後有　聖旨頗
以公受　命不行為言豈意黃閣事　聖聰偶或忘
之歟○時大夫人就養在京師蠶叢公方為司僕僉
正先生泣白於　上曰　國事至此臣當死生隨
駕乞解兄職與老母避亂　上憫然從之謝叢公所
奉大夫人南下先生泣辭大夫人慰諭之曰汝當盡
心國事勿以我為念先
生再拜嗚咽不能言　五月庚申亶　駕至臨津上
召大臣同舟痛哭謂先生曰予用卿而猶至於此先
生頓首涕泣　上命賜酒先生強嚥不能飲　上慰

之曰萬一國家中興當賴於
卿須自愛先生頓首拜謝　亶　駕至東坡白沙手記曰
駕幸東坡召見大臣余以都承旨侍　上叩膺曰予
何往乎余對曰可且駐　駕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
赴憩　天朝公曰不可
非我有也且與余辨論十數丙不肯苟合最後公厲
聲曰今東北諸道如　大駕雖東北一步地朝鮮
可遽論此事余即曉
公意默而止後公見李判書公
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輕棄國之論耶李某
雖裹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
聞人心厓解誰能收
宮始分訖言大播西
之先見後曰私見拜
大勢悔無及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
可而已不
能無失　亶　駕至開城府　啓請遣申碏守京城
且請曉諭四方合力勦賊　車駕既出狩京都人心
與無所憑依先生　啓請令

申砧馳去典留都大將及都元帥同力守城以固人心又以暫時出避剋期還都之意曉諭三南若有忠義徇國之士咨訪斟率民兵各自為戰合力勦捕中外武科出身盡數抄出使之赴戰令開城府多造菱鐵以備戰用令本道陸續議政辭　不許旋罷時墓諫論首相李山海誤國殄民請削黜　上命罷職仍　召先生入卜相位使國事至此今山海相先生曰臣與山海同在　已罷臣豈敢自謂無罪而卜相仍下階上待罪　上命承旨李忠元扶起上殿先生又固辭曰臣有死罪　上終不敢承　命又退伏庭中　上命起出令殿上諸宰薦當為相者於是先生陞首相崔興源為左相尹　先生陞首相崔興源為左相尹三壽為右相先生引咎極辭　不許是夕竟罷免以申磬等措之也先生雖罷散而不敢後仍從行扈駕至平壤時賊兵已至鳳山先生謂右相尹斗壽曰臣與山海同在　上命罷職仍　召先生入卜相位使國事至此今山海相先生曰臣與山海同在　已罷臣豈敢自謂無罪而卜相仍下階上待罪　上命承旨李忠元扶起上殿先生又固辭曰臣有死罪　上終不敢承　命又退伏庭中　上命起出令殿上諸宰薦當為相者於是

地方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
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尹左
相從先生議至是賊見形于大同江邊宰臣奉 廟
社主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
縱轡亨之墮 廟社主路中先生聞變至宮門外招一
士官年老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欲 車駕
出城可謂忠矣但回此作亂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
朝廷方 啓請堅守汝輩何事乃爾平壤人素信服
先生即棄杖叩謝而退時已定出城議而不知所適
朝臣多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先生固爭曰
車駕西狩本欲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
而顧深入北道爲賊兵所限隔則 天朝聲聞亦不
可通況望其藉力恢復乎且既入其地而賊兵隨至
則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今朝臣家屬多避亂于
北道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東出避亂必
流入於開嶺間以臣私情言之亦豈無向北之心哉
只爲 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仰達回鳴咽
流涕 上惻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也 大駕遂向
寧遷先生以接待 天將留 出平壤追及 車駕於博川時久旱江水日
賊先生謂尹相曰水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何
不嚴備金元冑命元曰已令李潤德守之先生曰潤
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元冀曰公等會坐一處無
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公曰敢不盡力即起去
先生時承 命接應唐將不參軍務默念事機不如
早迎唐將以來庶可有濟日暮出城明日至安州遠
東鎮撫林世祿又來受咨文送 行在翌日聞 車
駕次博川馳詣之入對言平壤形勢賊必由淺灘以
渡宜多鋪菱鐵於水中以備不虞又 啓平壤以西
江西龍岡甑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聚聞賊兵已
近則必舊驗散失宜急運侍臣一人鎮撫之且收兵
爲繼援臣事急不可遲滯請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爲期遂辭出道陽賊已從淺灘渡我軍
盡潰大驚即馳報 行在夜入嘉山郡留定州
民劫倉者自 車駕出平壤人心一尼解所過列邑倉
穀皆爲亂民所搶掠是日 車駕自定州

向宣川　命先生留定州鎮撫適見刼倉賊數百來
聚倉下先生慮其難制以計捕得纔至者八九人即
令被髮反接徇于道路曰擒刼倉賊將行刑於是已
聚者皆惶駭散去定州倉穀由此得全而諸邑刼倉
之患亦絕　發定州追及　車駕於龍川○遣從事官洪宗
祿往龜城輸致糧餉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盡竄山
谷先生行到鄂山呼從事官洪宗祿曰汝速倉儲一空
惟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聞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
久任龜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
者君慇懃往諭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到定州嘉山
可以濟事宗祿到義州再上　啓辭條陳時務　初啓
槪然應諾而去到義州黃海江原郡邑尚多完全南方大
賊兵方在平壤而黃海京圻三南等道公速設
軍亦在水原若又招集散亡嚮導唐兵分數道感之
則賊必棄城南走頂踵
伏處處抄擊且令舟師邀截海路一隻捺平壤賊勢
或乘夜掩擊或分勦散出之賊且令觀察使招呼散
卒遣詣　行在一平壤以西三路之中博川泰川最
爲開重爲江邊列鎮安危之所係今定州已有都元
帥龜城泰川亦當置一將令典定州拥爲犄角耀兵
備禦然後一道可保一方由宣川出平壤之西又使
之軍出於平壤之東使賊兵如在圍中一士兵精勇
倍於南軍如有應募者各別奬勸使之興起且民生
困極本道尤甚凡干粹端一切蕩滌一本道財穀幾
盡散失若　天兵蕩平優旨則宴犒饋遺之資將何
辦出頂宜料理以備其用一事機方急而人心易解
酬酢策應每多後時宜令備邊司凡所施爲悉速擧
行一國綱解弛守令以下一軍功等第務要均一
良策宜申明約束繩以軍法以棄官爲能事將帥以奔潰爲
從實急速施行使之激勸再　啓畧曰一江邊士兵
累次調發豈無怨苦之心宜撫恤其妻子生者量給
銀兩死者尤加優恤如任旭景李宣等忠烈特異宜
令別加褒恤以慰忠魂警動人心一成羣攻刼之類

非必盡為亂民不過為飢所迫守令不能存恤而
然亦可多般知委許令各率徒衆勦賊自效有功則
賞同平人一士兵雖聚而軍器蕩然次邊列鎮及內
地郡邑弓箭多寡急宜知數臨時取用一武班出身
當初為李鎰申砬軍官者其數亦多一散之後不復
收拾宜令檢察使分通招呼使之來赴　行在一火
炮亦宜招集打造以備戰用一聞兵近在數百里
內好細譏察不可不嚴令城內及軍中別為標號使
相識別　請以平安虞候金星報嚮導事　天將時
朝夕過江
朝廷使青水萬戶趙鵬為嚮導先生以鵬名位卑微
且非統御才本道虞候金星報於見在武官中稍勝
白之遣上劄論遼東咨無陳事宜　時
後連謀遼東咨文有
詰責語先生上劄言我國本無失道殺兵之事終始
不過為　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
實所監臨惟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擾事
盡言每欲避嫌掩覆欲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

白故　中朝於我初無嘉獎矜悶之意而又有督過
之語曰歷陳近日　中原之疑我者有七請令該司
登時速報痛陳明白又曰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未
有不中衰而覆振者況我　國家仁澤厚豈有一
為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為哉惟願堅定　聖心
求興衰撥亂之地申明賞罰振作士氣以為死中求
生之計　七月請先遣從事官辛慶晉整齊一路芻糧　時
天兵將出糧餉調度事急先生累次移文中勑而人
心渙散守令多不能奉行恐臨時誤事欲自行檢勑
而病甚不能自力遂　啓陳給糧事宜請令辛慶晉先期馳去整齊　申子自請出治公
遂糧餉遠東副摠兵祖承訓率兵來援報先至時先
生病苦甚　上命尹相出治公遂軍食先　答曰　行在時任大臣只有尹卿一人不可
出臣雖病猶可自力　上許之先生力疾詣
行宮拜辭　上引見先生病不能行勑諭以入陳一
路糧餉事宜既出　命賜熊膽臘藥多至昕申驛吏

辛一空搜覓封落得數人而至先生勉諭之仍出一空冊錄其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其不在此錄者事定後當一一行罰既而來者相續皆願書名于冊先生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使例置攻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令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心事稍集先生以爲亂離之民不可督迫至誠曉諭未嘗鞭撻一人前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米豆到定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先生猶以安州以後爲憂適忠清道牙山倉稅米載船將向　行在到泊於定州立巖先生吉甚即馳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賚中興之運請並取以補軍糧又督造大定江晴川江浮橋先生前往安州調度丙子祖摠兵進攻平壤不利而退先生

啓請仍留安州以鎮定人心且待後軍之至○遣

曹好益募兵江東好益以前都事募兵赴　行在先生遇於良策驛語之曰　行在天兵將至公毋往　行在可還江東仍行召募爽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先生遂　啓其由爲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兵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　京畿觀察使沈岱來訪岱自　國難陳疏　行在將赴任所見先生於百祥樓語及戒之曰君書生臨陣突擊非其所長君部下揚州敎使高彦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軍兵使彦伯將之可也後聞岱不畏賊每巡行必先文知委如平日達旗鳴鼓出入賊數甚夏變之申書戒勅伐鼓猶不變未久果爲賊所襲死八月仍留安州　先生自祖摠兵敗還日夜望天兵復出自秋至冬常寢處百祥樓南窓庭闈北望行在寢食俱廢見者憂之

九月上劄請　勿許建

胡入援時建州衛撻虜聞　天兵入援先生憂其終爲　國有後患聲言欲率兵　國家禍未上劄力陳其不可曰唐時安史之亂乞兵於回紇至今爲　國家之患此輩世被其禍今我勢方急不能制其進退之命脫或多率士馬

隔江來住名爲救援而其意難測當何以待之請令邊將善辭止之十一月在宣州上劄陳時務劄畧曰　國事危急至此所賴者人心也人心若解則益無可爲凡軍功爵賞趁即施行以應古人賞不踰時之義且軍民捕賊所獲即與其人使愚民知殺賊之利爭起討賊則賊勢庶幾少衰矣江原一道山峒之間射獵爲生者其數不少若購以重賞使之散伏草樹間出沒勦捕則賊之徃來北路者首尾斷絶東南形勢可以相通矣京城救援之計則當以京畿一路分爲三道迭爲犄角賊步則分兵設伏賊多則合兵攻勦又使湖西南關東三路之軍與之合勢或引其前或推其後齊心一力四方雲合則賊若罝中之兔而京城之中亦必有內應相著者矣今嶺南人心頗奮勵刻意討賊而軍糧民食蕩然無餘若嶺南左道潰則右道不可保右道潰則兩湖次第受兵而八方無一乾淨處矣今聞湖南年事稍稔請令湖南之粟次次輸運於嶺南又別設募粟之官惡惡區處以救填塹之患然後南方可保矣四方邊報酬應一刻急於一刻昔秦時請事之人留司馬門三日不得報而識者知秦之亡臣願今日邊報劃即施行夜以繼日可也且賊慄悍輕生善於突鬪我國主兵諸將不能回勢利導每以烏合之卒約日徐趍瞭望不審斥候不遠而賊之問諜甚多凡我動靜彼先知之臣意請抄選精銳混其服色散布遠通隨其所遇輒爲攻勦又不定其處所使賊莫測多少且於城內設機焚刼則賊必騷然不得休息而其勢大困此等布置十分量處毋失機會可也十二月拜平安道都體察使

○獲賊諜金順良斬之先是奸民金順良者持體府傳令及秘密公文入賊中示之賊賞一牛使更探報先生捕得之嚴鞫得情其徒一一通告至於山川形勢道路迂直行軍日期使賊無不知之先生大駭即馳啓陳捕之斬順良以徇自是奸黨散落未久　天兵大出而賊不知移文四方使各起

兵赴難文至無不感激揮涕爭起赴難　天將李提
雖細髮之徒亦皆相聚討賊　提督見先生說
督如拉帥四萬兵至安州先生入見論兵事
揣相對先生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
之路提督大喜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曰賊在吾目
中矣先生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寄之曰提兵星夜
渡江干萬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
夜釋酒拔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五十二歲正月壬戌　天兵克復平壤
先是先生在安州聞大兵將出窓撤黃海道防禦使
李時言金敬老使泣逐設伏俟賊敗走躡其後擊之
時言依令至中和敬老懼與賊戰賊退前一日遽走
載寧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戰敗宵遁
飢乏不能行而我國將士無一人追擊　天將又斂
兵不進時言勢單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

級先生罪狀敬老聞斬之提督以一武士可惜止之自平壤出東路治沿
途糧餉提督既拔平壤追賊將進薄都城謂先生曰
時賊兵新退一路人物荒虛計無所出先生馳至黃
州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抽未慶使之督運糧草又令
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各陣軍人之不堪戰者自平
壤輸到軍前又船運平安道三縣之穀竭力經紀使
不至闕之○時大軍將近臨津而江水氷泮不可渡
人皆束手無計先生令採葛縋爲巨索又於江南北
岸各立兩柱相對偃一木橫置柱內曰以巨索引而
過江編結於柱內橫木令千餘人各持短杠穿貫衆索回轉數周互相撐起儼然成一橋曰雜鋪蓋葦細
柳於其上覆之以土而過大兵見之大喜從橋上策馬
天兵器悉從此濟拜湖南嶺南三道都體察使○李
提督敗于碧蹄欲還西路先生爭之不得大軍入開城府西路

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犯
兵攻之提督遁回累日聞副摠兵查大受與賊戰君
蹄驛名斬獲乃與家丁千餘人馳赴之為賊所敗走
還坡州明日欲退軍東坡先生力爭曰勝負兵家常
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不聽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明日自東坡又欲退開城先生又固爭曰大軍
一退則賊氣充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
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先生既退提督即還開
城諸營悉退先生獨留東坡日遣人請更進兵未幾
提督聲言清正自咸鏡道將襲平壤不可不救遂回
軍平壤先生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默然而去

併兵守坡州山城因授諸將方略分守要害初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李薆

使權慄破賊于幸州既而聞賊必欲報復還臨津
先生即單騎馳諸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
衝而地形斗絕可擾乃令慄與巡邊使李薆合軍援
守以遏賊西下之路又令防禦使高彦伯李時言助
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為左翼遮蟬嶺諭嶺義兵將朴惟
仁尹先正李山輝為右翼伏於　昌敬陵之間出沒
掠擊使賊不得出城燃採又令倡義使金千鎰秋義
使禹性傳京畿水使李嶺忠清水使丁熙壽以舟師
屯西江以分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頊還本道把守
移文京畿以南各道官義兵令從左右邀截賊路且
令楊根郡守李攸讓守龍津其後賊知權慄
慄在坡州率大軍將攻之見城險不得犯摠兵查大
受請與避賊于開城府不從時賊四出殺掠有偵探
查摠兵柳體察查即報先生先生欲與同徙開城以避之
先生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易來犯我等一
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體察言是也
假令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
勇士數十人來護後聞賊入城乃罷○先生久留東
坡時兵燹之餘村閭一空無所止泊乃刈草為墓幕棲
月寢處其中衣貽書遊擊將軍王必迪論進取之策

其畧曰賊方擾險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踴
其尾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溪南乘賊不意擊破
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絶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
兵迫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見書擊節稱奇策即
發偵探卒往忠清道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
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
得二三千可破提督北
將也忌南軍有功不許　啓請以湖南募粟賑救饑
民聞時賊據京城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餘民
先生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先生令前郡守南
宮悌為監賑官多方救活會湖南募粟千石載船至
先生喜甚一面馳　啓即以付南宮悌令辦救葉屑
以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嶺南又告飢即移文體
察副使金瓚發南原等邑倉粟一萬石以救之　得
賊中來　王子書及三虜臣書馳　啓言狀
子赫及李瑛等從兩　王子于北道為賊所執至是
倡義使金千鎰部下有李蓋忠者入賊陣中其還持

兩鎰開見之乃三虜臣聯名書而語甚無倫千鎰即馳
報先生先生擬千鎰牒呈馳　啓言狀畧曰所謂王
子書一封則上送三虜臣一書則外書　行在所開
坼而內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各
署署而言多可駭此必賊將發動使為極為痛甚故
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朝廷不容不知故一
依其操縱謄書上送諺書未來故移文推問矣○附金
千鎰牒呈末端云李蓋忠自賊中持兩　王子答書
及諺書而來又有　李行在所上無臣字長紙封書
開見則三虜臣聯名之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
當即投火中而疏已開見棄置不可並　王子答書
皆為上使云千鎰又備陳此事直　啓行在牒呈全
文及狀　啓附見懲毖錄○其後廷或等自賊中還
朝廷拿致論罪先生以為廷或等雖有罪犯而係是勳
臣不可使駢死於拷掠之下貽書鄭方相琢以救之
廷或等減
死編配　四月是文子李提督論和好非計時號發

於提督提督使沈惟敬入賊中令還
兵釜山然後許和未幾提督率兵還開城先生呈文
極言和好之非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然實無聽用意又使游擊陳弘謨往賊營先生與
弘謨相值於坡州弘謨使先生入參旗牌先生曰此
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為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
文尤不可承受弘謨強之三四先生不從提督聞之
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為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
而歸明日先生與金元帥詣軍門通名提督怒不見
金元帥欲退先生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小雨先
生與金元帥共立門而許入先生就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為
可敬但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
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
郎令不開吾事自是提督家丁一人自外至曰柳體察不欲講和悉去臨津有
船隻使倭營提督怒甚欲拿致先生加困
辱有頃聞臨津有船往來無阻即令人止追先生者

盖提督以先生不肯和議素有不平之心故纔聞人
言不復諒察暴怒如此人皆為先生危之○後提督
又使游擊戚金錢世禎至東坡極言和好之便以為
今一許和　王子可還京城可復其言縷縷先生拒
益力世禎怒曰然則備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先生徐
曰遷國圖存亦或一道世禎等回先生又以書遺之
畧曰賊以甘言誘我再三投書而尚不許和不過為
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燼　丘壠發掘
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包羞釋仇與賊俱生
無寧擊賊而先死於老爺之法慶乎況　寡君為
宗社大義割慈忍愛痛斥和議陪臣既不能身死于
戈以復君父之讐又何以不待　君命而禁人之發
賊乎○李漢陰手錄云公每呈文于提督出入古今
援引義理累累數千言操筆立就提督雖不聽用而
深服其才識且曰柳某憂悴之色溢於顏面真可謂
至誠徇國者也吳摠兵惟忠戚游擊金亦謂人曰柳
豐原鮮之良宰也吳摠兵謀應鍾
朝鮮記亦稱先生之忠誠慷慨聞　宣陵　靖陵寫

賊所發與諸宰登浦月臺望哭遣軍官李弘國等往
審二陵○又遣朴惟仁等輿靖陵所得屍體移
安于松山里馳啓言狀○甲辰隨天兵入京城
時賊兵新退燔燒殺掠之餘城中廬舍民物百不一
存僵屍相枕先生先至宗廟痛哭次詣提督起居
且請急遣兵追賊提督託以漢江無船先是先生令
京畿左監司成泳水使李贇乘賊去急收江面船隻
至是至漢江者已八十隻先生以報提督遣營將李
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如栢急稱足疾而還蓋提
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已○初牛生兮付
諸將追賊使高彦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
與利川府使邊應星合勢李贇權慄等從西道過江
與全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并力左右
襲擊令軍官李忠率一枝兵設伏於竹山地面又
於兩湖嶺南諸道使之約束軍兵隨處邀擊既而
天將沮撓百端李贇等諸將皆被拘執獨李時言鄭
希賢邊應星等從間道擊斬零賊○先生以賑救餘
民為急先務晝夜規畫盡心濟活且令諸將收瘞積
屍於城外又設局購求書籍數萬卷使正字尹敬立
句管其後弘文館所藏太平其時所鳩集也朝紳儒
士之流落諸路者相繼而至隨其材品權署各司餘
皆賑活使不失所其始入城也滿目灰燼只
有空城旬月之間指授方便凡百始有頭緒丁未有
疾調治症勢危重天朝將士來見者亦皆
有憂色陸續來問至六月始雖枕席駱參將
尚志來問疾與論兵事○六月辛丑同大臣諸宰臣
往審靖陵所得屍體豈有虧損議啟上狀請抄擇精兵以爲
後圖賊既退屯據萊釜間營治窟穴左右猿猱天
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次第趁還
先生屢爭不能得遂上狀論事畧曰及此賊退之際急急
急抄擇精兵多爲方畧然後庶可禦賊臣見京畿諸

邑之軍經年與賊斯殺心膽已堅每戰先登如秋義倡義之軍雖甚烏合然十中取一亦豈無可用者以此推之三南所得必尤多如江原道山峒之間以射獵爲生擊搏猛毅飢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隨處抄出貢以弓矢戰馬糧食分配猛將常川操鍊又令各官守令自擇境內精兵不許冗雜一處生變互相應援若是則軍卒精鍊臨敵可無望風潰散之虞矣且賊之所恃只是鳥銃我國亦當日夜訓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無有之矣　又上狀乞鍊兵且倣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諸具以備緩急之用其畧曰駱參將宵與臣言及此南兵未還之前教鍊大炮箠筏搶劒鳥銃等技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禦之今日南方防守之策當如駱參將所言然後庶或有望於萬一矣鳥銃佛炮火箭大輪炮此等器械皆切於戰用臣意以爲以此匠人分送於州郡財力完處多聚匠人晝夜打造曰抄出勝勇之人

使之學習至於布陣守城之法及旗幟號令之色一依浙軍模樣使賊有所畏憚則誠爲萬幸○初先生入城擇城中丁壯者七十餘人令軍官二人分領送于駱參將請學火炮鳥銃箠筏搶劒等技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教之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劒用搶教之甚勤及駱公還先生請留教師駱公爲留聞愈魯姓人二人在國中二年晝夜訓鍊幾盡成才且教營陣之法

大夫人于安東仍向下道

至是先主始得便道就省悲喜交極掩抑不能言退而與謙巖公相持痛哭時先生纔經大病復患瘧署日簡啟殊甚而且聞賊將犯晉州與疾赴之　貝書劉摠兵紓請進救晉州時晉州被圍日久勢甚危急而劉摠兵在近不聽先生累書請援終不進先生至星州聞晉州已陷馳到高靈時賊已入草溪去高靈三十里先生收召將士使之竭力防禦欲保右道都

縣未盡酺没者既而聞劉總兵吳游擊來會陝川乃馳赴焉召命而本道賊勢方熾

承 命復南下 初先生承我國諸將無一人在道內者即馳

啓言狀請姑留料理軍事未幾元帥來到陝川遂赴召行到原州有旨令仍留本道約束諸將遂自

原州還 嶺南 至忠州上狀請煮鹽賑救饑民其略曰臣今行

撫蕩賊其中忠州賊所久屯又是唐兵往來經由之處故被害尤甚子遺之民將不日俱盡極可哀痛然道內列邑儲時已空無推移賑救之策只有煮鹽一事稍可施行臣聞黃海道豐川瓮津長淵三邑之境有三四海島島中雜木翁鬱若招集鹽戶使之煮取則旬月之間可以取辦數萬石鹽仍令船運散儲於兩湖海邊農事稍稔處隨便搬穀賑救京城之民又分給於開城等處以為春秋種子則其利甚博矣今見忠州等境地方遠海鹽貴如金窮民雖採掇草木之葉而無鹽和煮不得下咽此時若運千餘石之鹽

輸到忠州散給於傍近諸邑則民之賴此生活者將不可以數計至於京畿諸島亦宜別為方便使之一體經理當今兵戈未息軍興若急百萬生靈有如涸轍之魚必須晝思夜度自調兵禦賊之外尤汲汲於救活民命臣前在安州時請於海島勸民耕種其在東城時請於江華等處勸民耕作以廣得粟之路若爲此舉幸得豐熟則既可以救民命又可以漸爲積粟之計若近京諸島穀物豐足則公私自可取資雖有不虞之變而島內之穀亦可取用如外庫矣以時饑荒轉甚餓莩滿野公私蓄積蕩然賑救無策先生累上劄以省賦役保遺民爲急先務又請移咨遼東開市中江以通貿易 中朝邊臣亦知本國形勢奏請許之於是遼左米穀多數流出關西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賴而全活者甚衆 上狀請鐫罷職名 不允 時先生力疾驅馳瘴癘危劇以國事方急不敢奔走經理上尚 吳游擊在忠書論禦賊形勢時

先生言議險禦賊事先生答書備陳嶺南形勢又言今者賊兵畏懾　天兵蘇威留屯釜山一隅不敢動若蒙大軍自陸大丘等處以遏東邊衝犯之勢又連勦參將諸軍駐宜寧固城之境遮截西路回納來小邦水軍將李舜臣等悉率舟艦橫截於巨濟海中三路合勢則賊首尾皆有所憚或可回此逶迤退走也

上狀請送譯官照察　天兵放糧且發三南奴婢貢布為　天兵授衣之資又請急遣重臣調度糧餉◇傳令都元帥申嚴軍律以爾羣情先是長興府使柳州城陷望風遁走經過光陽順天之境大呼賊至兩邑人民一時潰散竄民回之焚掠倉穀蕩無遺儲以及傍近諸邑亦皆騷動先生移希先守嶺津聞晉文都元帥使斬希先以警其餘九月被　召還行在◇十月扈　駕還都請設訓鍊都監時兵燹之餘重以饑饉盜賊蜂起先生請設都監鍊習軍士以衛京師上以先生爲提調先生請發唐粟米一萬石爲糧募人日給米二升於是應募者雲集沿江健兒數千人教以鳥銃槍刀之技立把摠哨官以領之分番直守九有行幸以扈衛人心稍有所恃　啓請以遣應星爲京畿左防禦使出屯龍津時楊州賊李能水利川賊玄夢者乘時窃發湖西羣盜處處蜂起搶掠行人道路不通適黃海道僧軍百餘人來詣都監先生京畿左防禦使遣應星領之　啓請令出屯龍津自是東路始通盜賊稍息既而備邊司移文列邑令賊中有自相捕告者免罪論賞賊黨聞之斬能水來降玄夢懼而逃復拜領議政○往見戚總兵金論兵事○閏十一月率百官呈文于　天使司公憲先是中朝憂我國衰弱不振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學曾上本有分割易置語事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乃遣司憲奉　勅宣諭且察我國

事時經畧宋應昌在遼東以劄付授伴使尹根壽令歸付大臣根壽來見先生於寓邸以手抵案毋三呼曰有宋侍郎諭朝臣劄付不審公等何以處之先生曰劄付所言應非本國陪臣所與聞令公不合持來明朝根壽以劄付投備局先生却不受曰經畧若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中所言非意料所測見之而無可處置寧不見爲宜是日上引見先生以根壽所進魏學曾本示之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迴避今果然矣先生對曰皇朝豈爲此妄論所撓願勿疑慮惟當盡吾之所當爲以解中朝憂耳既而司諭司天使至先生迎于碧蹄驛司邀入款語又云俺到京將有新擧措先生雖不敢問而心甚疑之及司至京宣勑辭旨甚峻嚴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治之晩有他變睨不能爲宮夜已深即引見先生謂曰明日予將見上受勑還辭位與卿相見只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面訣故召之耳因歎曰古云英雄浪死可惜以卿之才遇予故不得有所施設也先生潸泣對曰上何遽出此語天朝憂我國至深勑書之意不過警勑之耳豈可以此辭避乎臣忝爲大臣使國事至此罪無所逃而上敎如此尤不勝惶恐上曰昔予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恢復漢室古人亦或然矣卿之學問材識何多讓於古人但所事者予耳先生掩抑嗚咽不能言上顧內豎取香醞一巨器賜飮曰以此相訣先生罷失聲對曰願 聖意無動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是臣敢以死請明日上將見敎願天使少坐門外小室先生又答曰昨夜所 上袖出一帖揑陳勿輕褻 上不答既見 詔使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子望 天使主張使之遂願朝之力亦是 王之隆福未艾也傳位事有唐肅宗故事 王既有是心則當具本上請憲一付人耳何敢主張末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文武將吏無不喜 王之得賢相也既羅 上以司公帖示先生先生啓曰臣於此事前已極陳不得蒙

恐時總兵戚金日夕在
屏左右手書十餘條亦之其中一條有曰 國王傳
位當早先生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條所
言非陪臣所忍聞老爺讀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
知小邦勢方危懇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
是重其禍也戚即取筆書是是取問答數紙就燭焚
之明日先生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本國遭變
皆由於為中國守義不回及
勵精之實亂後戰守措置之狀累數百言 詔使頗
信納之是夜戚又要先生拱手稱謝曰願老爺終始此意使小
無他慮矣先生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
邦情意得導達於 天朝則 小邦受老爺之賜不淺矣
戚應諾自是 詔使日與 上相接而禮貌益恭一
日司招執政議事先生與宰臣數人偕進司獨呼先
生屏人書示甫國某姓名宰臣用事誤國信乎先生
即書答之曰此乃鄙生同朝共事之人亂離之際各
有奔走之勞不知其他司又書曰君子亦
黨乎先生難其對乃答曰從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
寮君豈敢告某爺司笑曰此事吾已知之仍問 天
將賢否及疏害地方等事先生答曰古云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大軍經過小小擾害豈能盡無然 天朝
法度甚嚴將官各自謹勑不見其擾害他問皆軍國
措置事司將還以劄付付先生獎勵備至有詩造山
河等語先生送至碧蹄司馬酒叙別而去○韓柳川
復謙手記云先是宋經畧應昌在遼東上本曰國王
多失德非戡亂之主乞速賜處置令傳位世子及司
行人憲出來事有至難公以血誠感動華人叅板叅
於橫流 君位疏安賴以中興伊誰之功公可謂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事過之後絕口不言
當日事古人所謂叔敖神功上狀條陳時事其畧曰
寂若無者亦不過如此云
後卢書愈宜參高一年經費之數以定民間所出之
物又分列邑殘敝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
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 朝廷惠澤得
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一折

向之民被賊擄亢甚勢將蕩無生類而四方亦皆疫
蕩更無移轉賑救之路誰任其咎日　啓請鹽利稍可
及時分散赤須使户曹一人專掌其事急速擘行一
明年種子　朝廷固已講求亦令該曹早為區畫使
有着落且海島屯田亦必有利若每以十人為一隊
興之農器水陸之種擇其地之原隰而起耕官取其
半而自食其半公私兩便一漢江上流揚根驪州要
害之處以重兵勁卒沿江列栅以死守則賊兵必
不能容易徑進漢江以南各邑亦收兵時糧擇守險
阻此外廣州之南漢山城水原之禿城祥州之於芝
山仁川之山城皆係險阨必守之地若屯兵據險互
為形援則襟帶固窩人心有恃宜留意區處西海水
路之備亦甚緊急令水使別加規畫指處一嶺南賊
勢方急今聞　中朝已絶通貢之請咫怒決裂之禍
在於朝夕加以嶺南公私糧無所出卒無可調所恃惟
數郡舉為不收之地糧支待蕩無餘力百討千憲更
無善策臣請於兩湖嶺南別遣重臣以主調軍饋餉
天兵而兩湖亦曰運糧嶺南賊若一動湖南以北更為長
驅之境湖南不保則其能為國乎臣每欲擇其要害
設險堅守令民有事則入保無事則出耕賊進無所
得退後之慮不過數日將退退自退此今日不
易之要務也臣累陳砲樓為守城之利且移文於下
三道令竭力設之而至今未聞一處舉行似此悠悠
已迫歲暮明年之事又將奈何臣竊觀倭賊頗熟於
用兵又善占得形勢其置陣必在左右顧眄高山絶
頂之上而我國將帥全不知此無先定之計無必守
之地以此能禦大賊乎兵法曰地有所必守城有所
必據臣於湖南一路未嘗親歷然其自嶺南右道而
西則南原順天全州羅州皆係必守之地而雖有城
子想必圍斷當及今修治而如砲樓功役不多三四
月可就動之前猶可及設至如山城修築事前此憂

等事使之整頓軍政撫慰遺黎抄擇精卒為　天兵
後繼如張浚之開督府蕭何之補簽開中則庶幾人
心不至渙散號令有所歸宿矣十二月又上劄陳時務劄畧曰賊屯
積糧明春必更肆吞噬賊若一動湖南以北更為長
驅之境湖南不保則其能為國乎臣每欲擇其要害
設險堅守令民有事則入保無事則出耕賊進無所
得退後之慮不過數日將退退自退此今日不
易之要務也臣累陳砲樓為守城之利且移文於下
三道令竭力設之而至今未聞一處舉行似此悠悠
已迫歲暮明年之事又將奈何臣竊觀倭賊頗熟於
用兵又善占得形勢其置陣必在左右顧眄高山絶
頂之上而我國將帥全不知此無先定之計無必守
之地以此能禦大賊乎兵法曰地有所必守城有所
必據臣於湖南一路未嘗親歷然其自嶺南右道而
西則南原順天全州羅州皆係必守之地而雖有城
子想必圍斷當及今修治而如砲樓功役不多三四
月可就動之前猶可及設至如山城修築事前此憂

啓如長城縣監李貴乃一小邑之守尚能修葺營嚴
山城以此觀之嶺南右道雖甚殘破不無收拾措置
之路矣臣意嘗以爲欲全湖南其防守當自嶺南右
道始若右道一失則湖南無障蔽之地四鼓衝突之
賊誰能禦之臣秋間在右道見宜寧三嘉高靈丹城
安陰等處地勢險絶皆有古城若暫加修築勸民以
生道則民皆樂從矣湖南則前已再三申勅嶺南右
道之事別爲通諭于都元帥使之乘春初農事未始
之前漸次修築而令傍近之民各以便宜入保聚公
私蓄積於其中清野以待則右道庶有支保之望矣

承　命入宿禁中　湖西賊宋儒真等聚衆勦掠轉向
京師外冦未退而內訌又作城中
軍卒不滿數千遠近騷動莫保朝夕而先生舉止自
若不動聲色朝野倚以爲重　上命先生與兵判李
德馨入直　大內先生　啓曰當此危疑之際遽
命大臣入衛恐益駭人心　上復以　密旨敎曰予
倚卿將大有爲而卿殊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
乎先生不得已與兵判入直一夕寒甚　上使內豎

瞷之還報曰領相明燭獨坐繙閱古史　上即令
賜之未幾賊就擒先生爲委官治獄公正明全活
甚衆　國初禁府訊杖大小厚薄皆有定式其後法
漸廢壞杖大幾不可擧罪人受刑率多徑斃先生
啓請訊杖及笞杖一從舊制自是罪人無一濫死者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一

為義兵將邀截賊兵於烏嶺詳知嶺路形勢先生白遣之給空名帖數十使募人營築談城砦建門樓招集流民屯田於犍川寧亭頂水回村安保等處以通道路至丁酉歲賊再動而不由烏嶺兩湖避亂之民往依忠元者充滿山中人以為談城亦廢不修三月復 啓請修舉鎮管之制先生曾於亂前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事未見施至是復極言其便 答曰至哉言乎當依此舉行四月扈 駕習陣于慕華館 上幸慕華館親閱操鍊畢 上以匹段二封賜先生曰今見習陣我國所未有之事且已習熟此領相之功以此為表先生辭曰此皆 李德馨及唐將 吳惟忠 楊鎬之力也臣受此 恩賜未安 啓請召募邊郡憤戰之士以省內地民兵使兵農無擧且請處置降倭 從之其略曰軍卒不精而冗食者居多軍粮之絶而繼餉無策此今日勢急之憂今

聞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之軍亦以無食僵卧相望大抵內地民兵百不能當邊郡憤戰之士一今自慶州至梁山等處遺民之散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數不下千萬苟有軍糧招募為兵則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萬萬矣既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定納米豆以為軍食則兵農無擧戰守有賴矣且鬪防禦使金應瑞用降倭引出他倭此兵家善策如知其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使無失意逃還之患屯等辭緣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使防禦使何如 答曰依 啓請令都元帥戰和諸將合力濟事時慶尚兵使高彦伯與防禦使金應瑞爭坐次漸成釁隙先生啓曰夫以郭李之才同會一處無節制之人則未免潰散今諸將各位爵勢同力之心進不俱進退不相救此兵家大忌約束善處專在都元帥請 下書權 曰遣東都司咨文回標使之戰和諸將共濟大勲

啓 其畧曰伏見遼東節司咨文我國咨復不共戴天之讐言 天朝非不諒其情而宋經畧當利尸撤再舉勢難又是姑出於下策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 朝科道之議擬正旨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國靜而俟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糧不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何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大抵我國之請於 天朝自始至今有三大節初則平壤既破大兵長驅堅請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提督之軍雖歸而南兵萬餘留駐南邊我國糧餉亦未蘇竭當此之時急請添兵一舉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糧也兵也必須皆賴於 天朝而 天朝似無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亡之勢惟當姑為款待任其所為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咨但云 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為恐無退歸之理惟願深思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云云而勿為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為便當 咨口

依啓 上劄陳時務且請以貢物作米以補軍需 劄畧曰空碣雖欲鍊兵懲敵計無所出臣近得一策常時騎步兵甲士定額備及各司奴婢各司諸貢各司皂隷掌樂院樂工樂生并戶奉足合二十餘萬今於亂後不可以平時之額求之然應亦幾至十萬或過之矣若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回於京城召募精勇得一萬名分為五管營各二千人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內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壯固矣一萬名亦當分為二番每營恒留一千而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分屯作農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兵農相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雲集矣至於外方之事則臣前日所陳鎮管之說已舉大綱又於一邑之內別擇有計慮自愛其身者使之主管各面抄兵之事常時設法操鍊而南事即使其人領赴軍前或有逃散不補之弊皆令自任其責則不敢不盡心而軍令稍清矣且國家田稅輕於什一民情不以為重但稅外之事如各邑貢物進上及各

節方物被侵之事甚多而當初各邑貢物之數未以田結均一分定大小之邑多寡懸殊病民莫甚請令彼司總計一道貢物及田結之數勿論大小邑一樣磨鍊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一結亦出一斗以至二斗三斗莫不皆然而方物之價或米或豆亦皆從田結均定則每結不過出升合之微而民不知有方物矣其於進上亦然皆以米豆出價輸到京倉計物定價使有司貿用而若軍資不足及　國家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方物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藏在庫中者不煩換作而取之無窮矣○國制賦斂之法水田納稻米旱田納豆而其納豆未盡者收綿布麻布及油蜜九百應用之需此所謂田結貢物也此外又通水田旱田結卜計出雜物細于名目者謂之元貢物自前皆為吏胥防納而私收米布于民所徵什佰於本色民間大困享相淩慶嘗建議立正貢都監欲革塵革其弊而事竟不行至是大倉無數千石軍需國用計無所出先生上劄極陳變通之策後又承命廣議請每結貢米二斗歲可得七萬餘石而民力得蘇中外皆以為便　朝廷方講究施行未幾為浮議所沮識者恨之　啓請褒奨

忠義其畧曰　國家於昇平之餘狩遇賊變奔散恐後而其間　忠義之士或力捍孤城以身殉國或橫屍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耳目者不為無人而倉卒之際率多論廢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泉下樹風聲於將來請令下三道監司廣詢博訪從公論　啓聞次第褒錄或恤其妻子以勸忠義

啓請勸課耕種查覈守令勤慢○復患寒熱症數月不瘳

上遣醫診視夜劑藥　下政院曰從門隙斯速出送于領相處　上劄請遣宰臣陳

奏賊情時　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回賊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尚書主

其議科道駁之宋經畧回此猶歸顧侍郎養謀來代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辭意甚峻之四月遣參將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辭意甚峻其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幣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

少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今餉已不可再運兵已不可再用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計之驅倭渡海解楚息兵所以為甫國計也今甫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又絕封貢倭奴必鼓怒而甫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為計耶又引句踐屈已自全之事以勉之其言纏纏千百廷議睢盱莫能決　聖意愈難之澤躁怒奮報甚急時兵生病肺痿久不視事至是力疾上劄畧曰顧軍門諭帖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替倭請封貢一節也然窃詳侍郎之意以侍郎及石尚書方困於言者故欲令我國詳具侍郎出來後賊勢明白馳奏則自已可免於攻詰此恐其本情而在我亦不須堅拒也況石尚書當本國事變之初深憂懇念不啻如一家事允有所請無不曲從使我國得至今日此恩何可忘也今為言者所攻不能自保典顧侍郎相繼罷去則後誰有為我國任事者乎我國既無以自振但欲倚使　天朝以圖興復而宋經畧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之事又一切堅拒使大國任事之人舉

皆怫然背坐莫肯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蹙孤子聞胡參將欲與宰臣一人偕行此亦不可不從別擇明敏宰臣馳去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奏本出於不敢張皇之意而謝侍郎極力極論以恩則侍郎之心必解前頭無難處之事如蒙　下朝廷反復熟議無使有事過難追之悔則臣可以瞑目入地矣

答曰觀卿啓辭病中尚憂國事如此哀卿孤忠○先生承　命講奏草但備陳賤情以聽　天朝裁處無為倭請封之語胡澤求見奏草必欲於末端明言請封事先生拒之不得則但曰震之以威以劍其頑斯二者莫非古帝王御夷之大攜而同歸於禁止兇暴曲全生靈因時審勢惟　聖明所擇云澤嫌措語不快以敕字易計字而去○先生前此力爭和議之非至是許敕之事制在　天朝我國受命之勢實有不獲已者而至丁酉戊戌間李甫聘諸奸乃以主和攻先生先生荅遁月川書曰主和誤國四字生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勢危惡朝夕難保而力未能圖敵生以為外循　天

朝鬻慶之計少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為後圖自度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題目以相訐譏此則當笑而受之他日幸未死當悉以生平後論事求正於左右此中無半點和字矣

五月疏薦四上劄辭職皆不允○六月上劄條陳戰守機宜凡十事七月 啓請以鍊兵專責兵曹先是先生主管鍊兵事日夜教訓幾盡成才既入相府不得專意教閱至是又以病累月在告乃 啓請專責兵曹畧曰主張運化使人心日起軍政日新者兵曹之任也以訓鍊成效責本兵之官本兵責諸將官體統立而心力專則何為不成何令不行 承 命奉審 孝陵○九月 啓請廣取人才其略曰擾亂反正人才為急古者取人之道甚廣或拔於奴隸或出於行伍或奮於賈豎惟才是取不問其他良有以也謹以切於時用者分為十條開列于後今文武宰臣兩司弘文館外方監兵使守令各薦所知無論有職無職庶孼公私賤務擧實才蓋為世用誠為幸甚一有才智識慮通曉兵法可堪將帥之任者一有學識識時務慈祥廉謹才堪守令者一有瞻量善於言辭能奉使外國及出入賊中哨探動靜者一居家孝悌慷慨殉國者一文章特異善於辭命者一勇力善射善用刀槍有膽氣不怕登陣者一能知稼穡之務勸民耕種撙燥濕之宜開墾荒蕪作為屯田者一善於理財或煮海為鹽或即山鑄鐵能變遷貿易興利足用者一能通曉籌去善於會計不失錙銖者一有巧性能制造撓刀鳥銃大小砲及守城器械或能煮取焰消者 啓請措置糧餉○更陳措置糧餉四條一曰斤俠二曰長短三曰束伍四曰約束五曰重豪二曰收稅三曰貿粟四曰貿粟冬進軍國機務十條一曰斤俠二曰長短三曰束伍四曰約束五曰重豪六曰設柵七曰守灘八曰守城九曰送射十曰統論形勢傳曰觀此兩進冊子其為國之意至矣可即着實施行且謄書一件以入事亭備邊司備局 啓曰

領相所進十條冊子最切於兵家當依 教繕寫以
入自本司多數傳書分送于兵曹訓鍊都監及都元
帥各道監兵使等處
何如
答曰依啓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五
十四歲正月丁丑上引辭職 不允

○上劄請措置沿江屯堡劄畧曰我國都城以漢水
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建瓴不可防守故忠州之重
與京城等前日以忠
忠州者亦欲於忠州
堡之事雖以無軍無
人民流散無所止泊
其可耕可守處而居
耕作有隙則鍊習兵
以防守土賊外可以
使氣脉連絡聲勢相
有沿江設屯之事若
欲發軍為之則誠難

忠州鎮管之軍不入兵營而使入
州漸次操鍊使成重鎮而至於屯
食不得易為然自古喪亂之後
易於團聚其所團聚之地必擇
之且置長以領之農時則勸課
兵事人力稍盛則設為營柵內可
以遮遏外寇一處如此他處亦然
相依則雖有衝突之變亦何憂之
使敵軍為之則誠難易就然自

原州以及下都上下綿數百里而龍津正居其中龍
津以上宜令防禦使邊應星歷視津渡要害及人民
可居土地肥饒之處指揮令布而令户曹於凍解後
急發塩數百千石斛運令給又措種子稍稍散給則
民之聞聲願聚者必多而屯堡之事指日可成矣龍
津以下如廣津三田渡亦可依此措置京城外三江
之民尤當保合使之嶺南施設之事亦甚緊急云云 上劄條陳寺務劄畧曰一
古所謂羈縻者只欲其時月之間而我得以為計
若但恃羈縻而不為之備則是羈縻不足以誤敵而
反以自誤也今在我蕩然之勢無一取捨假使賊渡
海其再來何難況元不渡海而衝突之變在於朝夕
請申勅元帥以下無得弛慢以誤事機一今日之勢
當以舟師格軍飢餓已久宜急發湖
南倉穀一二千石以為繼
糧之計一陌賊之民自投來歸者與之以農牛穀種
各有生業則賊中傳聞者無不來歸若我民盡出則
賊勢自孤請別遣有心計者多持兌死帖下去曉諭

稍稍刱出一山鎮南兵糧調發久無頭緒今日之事當
計軍而備糧不可因糧而減軍又當求糧於內地取
軍於防所此意請更下諭一大丘當嶺南中路
而士甚肥饒今若招集流散大張耕農可以成鎮而
爲後日之圖且於其傍近要害處別設屯堡何如一
近日屯田措置等事嶺南比他道尤重請急急備給
農牛穀種俾無失時一令世用人必先論門地請勿
論門地與賤類惟才是用且我國多用南方之士西
北則絕無而實有其實西北亦未嘗無才也變故以
來七方瓦解　車駕西幸關西之人竭其心力奔走
供頓調軍運糧道迎　天兵以此收復境土功勞甚
多而今無一人立於朝者夫如是其何以慰一方之
心爲將來之勸乎請令該曹廣加搜訪與嶺北之人
間間擢用使人才競勸而無間於南北一倭賊與我
有萬世必報之讐言今雖未免與時消息而務勝必報
之念不可頃刻弛也然復讐亦不可空言無事而爲
也必須內有堅忍之志外有悠久之政如越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二十年間一念無時作輟待時而動若

志不堅樹計不先定朝從甲者之言而行一事暮從
乙者之說而廢其事雖淂歲終年而不見一事之成
矣其末端言書稱舜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
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蓋博取於前而精察
於後聽言之要也至於羣下所陳利害得失相半亦
當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惟在於明鑑大度之中權
爲先立不至眩亂而已廣書又云數類以言明試以
功夫進人之道固當以言爲先然言之而無實者亦
有之故以明試以功繼之如是然後庶幾循名責實
虛僞不齒而治道立矣　答曰卿在病中而忠言至
論尚且如此深用感焉末端用人以下數條尤乙未
爲至當西土人事此即予意別令該曹舉行　筵
入侍朝講自亂後經筵久廢至是始開　筵弘文
館以陸宣公奏議切於時務請進講蓋先
生意也　上曰奏議豈請伸雪已丑寃枉湖南儒生羅德潤等
至於進講乃講周易　上命備局議處先生
上疏請伸雪已丑寃死之人　上已悉有波及
畧曰方嶽事之始起也自

之漸以王石俱焚為戒若使其時按獄之臣推廣至意徹問明鞫不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除元惡大憝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游而未知逆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風聞者皆次第伸釋則人情大服寃枉得伸而當時則有不然者其源實出於近年以來 朝廷分裂兩謂一邊之人既假以為私司連坐之計故其希望風旨投疏羅織者相續於公車而上自卿大夫下及韋布動是搖手舉在指目之中所以三年大獄寃楚萬狀而無一人以事狀徹聞於 晃旒之下此則羣臣負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初自 上深發綸音悉開放釋之門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未得一時昭雪崔永慶則特出 上命既為雪寃又加贈爵而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之類鉉人品有高下而其為寃枉則一也介清於湖南人士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撿自任而曰偶然論著一篇以至滅身宜羅德潤輩千里裹足叩閽訴寃也臣等之意介清夢井黃鍾等特允儒生之疏悉加伸雪而此外未及舉名於疏劄者亦多有之令義禁府詳細開錄一體宥釋則其於維新之所補不細 啟承 命出巡京畿○九月二劄請解職歸覲 不允○十月乞假歸覲至驪州被 召還朝時朝野咸以先生為不當去請益力 上亦留之甚固乃許之行至驪州復被 召南還庭闈游

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道都體察使兵判李德馨為副使韓浚諶崔瓘為從事官 通諭四道巡察使教鍊軍兵 其畧曰

國勢艱危日甚一日多端不測今日措置之事雖曰多方交作其勢固岌岌矣今日之急莫先於鞏固邊圉修葺城池且察地勢險易以為控扼之計措備器械申勅烽火此其大段節目若監司督帥令閫帥申勅邊將竭其心力收拾補綴則國勢雖岌岌尚有可濟之望今日之弊政

坐紀綱不立體統潰敗以至於此自 上深懲此弊特使大臣分領諸道之事當職雖甚駑劣既在其地不得不以紀綱體統之事先為知委今後凡軍政一依 祖宗朝設法之意必使鎮管督率所屬之邑所屬之邑亦承鎮管之令使體統粗立紀綱粗張號令通行以濟艱危之勢如此而守令以下猶不動念泄泄如前則 國法有在非體察使所得私也 十一月

巡視南漢山城形勢

南城在廣州距京城數十里乃溫王舊都形勢壯固先生以為修本道監司先設倉廒於其中 鎮則京師之勢自固移文啓請與副使親往巡視指授形便 三度呈辭皆 不允 ◇十二月甲辰辭體察使 不允 ◇十二月甲辰辭體察使

手非我國所長并及私賤為軍之失夫五兵并用不可偏廢我國雖以弓矢為技然弓矢乃數十步技鳥銃乃數百步技與賊對陣我之弓矢未至於賊而賊之銃丸雨集於我當此之時雖以韓白為將不能當矣近世中原無鳥銃戎繼光始得其法而訓鍊軍士又為中國之技人性不甚相遠習慣而未成者非臣愚之所聞也我國二百年昇平之餘軍政不修猝然與強寇相敵士崩瓦解以至於此今於破滅之餘一新頹弊亟畫夜征繕以復讐雪恥為心可也而顧曰鍊兵非所急亦見其迂遠而不適於時務也至於私賤為軍之獘以公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今社稷墟矣生靈盡矣 國家於是計無所出顧難收拾數十百千之卒以為訓鍊禦敵之計經年補綴不成模樣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識之輩鼓動異議無所不至其賢否何如也未暇所論治心持敬之法頗切於根本之學而其曰惟聞鳥鵲之聲風葉之韻者亦涉於禪家枯淡之病若夫帝王之學貴於經綸必須本末無舉體用該備內自心神性情之微外及政事施措之間循序條達精粗巨細無一不貫大則經綸六合小則密勿秋毫然後方為明體適

用之學而不歸於有體無用之譏祖謂之見似未又此 上嘉歎不已 命繕寫為屏以入張之座隅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

先生講究軍政日不暇給曾以團束鄉兵隨便操鍊之意 啓請頒示各道者再至是又申論所領四路其一言古人以鄉井比閭出軍今依此意令各邑先求地面有某某里各以其面其里分其闊狹定為哨官各出旗隊摠抄民鍊習此乃提綱挈領之法也其二言分軍之法依紀效新書而稍加增損一營統五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并大兵九十一人此其大綱也今從各里各村居民附近團結為隊若人多則三旗之外雖四旗五旗亦可三隊亦可軍少則一隊雖不滿十一人亦可不必移此而就彼雜近而附遠也凡習陣或調發時大將傳令各營營將傳令把摠把摠以下以次傳令各率其軍齊赴信地不可參差時刻其三言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營將令把摠把令哨官則所統亦五人哨官令旗摠旗令隊摠則所統只三人而已天下豈有不能運用五人三人者哉此乃操約施廣之道也京圻左營在龍津則以利川加平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以利川為前司而各以形便為中後左右司右營在水原禿城則以水原安城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前營在龍仁石城山城則以竹山果川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後營在忠州山城則以高陽及開城府附近九邑之軍屬焉各營分司如左營例中營在京城即訓鍊都監之軍常時則分操於各營各司各哨大閱則五營之軍都會一處江華喬桐在海中自為一營不隸於陸軍以有幹才者主其事軍宛及旗幟金鼓之屬責令各營措備各營量擇形勢要險前臨平野可設教場處築城用土樓櫓務令完固各司所在處亦擇地為小壘平時則合五哨之軍教鍊於此處有事則移近處老弱及糧穀清野入保於其中各哨於各里亦設教場以便訓鍊○先生又嘗親畫軍糧令每隊擇閑曠

永田十二人共治十斗之地先行於永原秋得稻八百餘石儲之兖城又欲令每隊出穀儲於各村委勝長援察逐年加儲分糴而略取其息有事則以為軍粮無事則以備水旱數年之後村村有蓄積與隋時義倉之制相近事未及施行而先生去位曰沈游擊移咨獻議朝先是以孝宗誠揚方亨為冊封使来到釜山將渡海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沈游擊常往来倭營縄縫其事至是游擊移咨我國請遣重臣酬冊使渡海朝議不知所處先生啓曰臣經前每疑此賊未猾宂為難從之請以起畔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背約而特餌此為辭沈惟敬亦自知其事不了之計如使平秀吉放還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面見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何以藉病閉門不出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中朝曰封事排之則政墮於游擊作弄之耶今此咨文若以直辭而必將執此馳報

討遣使倭賊未退若欲順其所言則亦非人情義理之所可忍而雖許遣使倭之去否亦可必此所以難處者也無已則當答之曰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虔劉我生民焚夷我廟社發掘我丘陵弊邦之人無不泳血飲泣以為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天朝勞勳戚大臣涉不測之地要以解蓼息兵大人當事嘖命發戒小邦至以陪臣隨 天使渡海禮義當無見責此亦實闕於 天朝大體第以日本入貢雖詔使以 皇靈臨之尚未得其在及覆不可憑信雖使商確毋苟完目前而為要領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為重輕哉望大人更查彼中情形并與冊使商確毋苟完目前而為長遠之圖使小邦得免再蹂於今日如此措辭以觀其所答如何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使難求拾此乃極重譏關係望廣采廷議裁自 聖衷俾無後悔 上從之既而游擊督之不已將黃以游擊接伴使在釜山 上遂遣愼行

壬 啓請巡視京畿上流郡邑防守形止仍請歸覲

許之○三月清明拜掃金溪先塋○四月承召還朝特 上閒先生道中堅馬一匹 上劄請鎮定人心使 天宗誠自倭營逃歸京師震動未數日出城者過半先生上劄畧曰國家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之際人心固結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若百官接踵宵遁如前史所載則不待敵至而可知國勢之不可為矣近日 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人心洶洶如驚濤駭浪數日之內去者太半宰相基待朝士之中亦有先出家屬者令法官覺察以閭坊民先出去者名以待後日處置事請揭榜曉諭曰弘文館劄子回 啓其畧曰弘文館劄子回 啓其畧曰弘文館劄子回 啓其畧

方有人謂先生曰將頓莫無妨否先生曰何不
思之甚也仗 閒月餘鬚髮盡白竟蒙 允 九月
戊戌呈辭 不允其後又再辭三辭至四辭皆 不
允 上以御扎遣史官諭之曰當今之時予可以不
竢終日而退遯卿不可一日而離相位盖予有痼
疾不堪機務其義可去非卿誰能辨濟世之功而
拯此塗炭之民也毋庸固辭速為出仕以齊時事十
月乙丑入侍朝講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五十六歲正月庚申承 命出巡京畿
引見 賜馬鞍二月癸未還朝○丁亥上劄辭職 先是李綂制舜臣在
閑山島累破賊賊將平行長患之欲誤其虛實使人
給右兵使金應瑞曰行長與清正有隙今此和事之
不成清正敗之也清正今自日本來若以舟師邀之
海中則可擒應瑞上其事 朝議信之遂命舜臣進
擊舜臣疑賊有詐遲徊累日而 朝廷連促之舜臣
不得已進兵則清正已回泊西生浦矣時忠清兵使
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為逗留而舜臣忠直
素不事權貴且為先生所薦故時輩之不悅先生者
欲擠舜臣以及於先生誣以失誤軍機百端交搆
上震怒欲置舜臣於法以均代之先生曰統制使非
舜臣不可令事急而易將使閑山不守則湖南不可
保 上愈怒以備邊司為依阿不直諸臣皆惶懼不
敢言先生以國事成敗爭執不已數日 上命先生
出巡京畿而 引見宰臣論舜臣之罪崔滉贊其決
舜臣遂獲罪先生還 朝上劄辭職
不允其後旬果大敗而湖南危解庚寅又上劄辭
職 不允自是至四月三上劄五度呈辭皆 不允
○八月乙丑承 命出巡京畿時賊再動兩湖崩潰
巡江面令京畿右防禦使柳瀾守無限山城別將趙
擬守尭城左防禦使邊應星守婆娑城回往李公江

一帶警備淩灘上劄自辨仍辭職　御批慰解辛巳還朝先生平生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當國日久不悅者衆百計謀陷未得其便至是先生承　命出巡時提督麻貴在京有人出城貴信之言於邢軍門至載　奏文中既又飛語內入煽惑萬端俄而賊兵漸近　上欲使　中殿出避兩司力爭之　上曰　臺諫不能論及以先生也大司憲李憲國中殿為言大臣可謂有擔蓋指在以辨之先生亦上劄自辨仍辭職　上答曰省劄為卿深謝頃日人多先出家屬而論者又為咎予予果不任私憤之際論者又只舉數人而塞之其時適有大臣家屬出去之說故曰其論　臺諫啓辭果是訛傳也當付之一笑豈可以此辭職予卿宜勿辭斯速上來承　命發京畿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衛京師時賊勢日急人心震恐城中居民及各司典僕潰散盡於是微先生所管四路兵入衛至者數萬人以京畿兵分守上下江灘以黃海等道兵分守城堞至於禁衛守直　天兵支供亦皆賴此成樣初先生約束四道操鍊軍兵部伍整齊法令明肅臨遼徵發莫敢後先既至亦無一人逃躲者　九月己亥扈駕出巡江上經理楊鎬都督麻貴自平壤至嬖時訛言洶洶至銅崔浮橋唐卒擁駕諸臣道阻不得從獨先生隨之經理共　上出巡江面　上先渡扈仍問柳某安在當使在側呼先生近前　上到處駐軍容至此卿之力也　壬子承　命出巡京畿湖西賊既退　上命諸大臣各往道撫慰居民考覈諸將功罪　十月丙申承　召還朝○　十一月戊申承　命南下時楊經理麻都督將南下　上命先生先往措置糧餉飼十二月省大夫人于奉化時大夫人避亂在奉化　迎麻都督

于醴泉○迎楊經理于龍宮○上狀請鐫削職名

不允 初楊經理始至謂前通事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某者輔之後有賢於經理者曰柳某謂公無濟事才固多為誣罟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經理信其說一日語人曰柳某得罪那軍門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專委尹承勳為之先生聞之遂上狀言狀仍請鐫削職名 不允○白沙手記曰楊經理之來頗不悅於公至形言語間事上謂經理不見語人或危之後經理難兵安東公舉止徐緩不為動譚者退謂人曰老爺不識柳某有鐵腸如是亂道耶及經理還京一日余與公同在公堂經理倚門譚官有秉謁公語次道諸將之意曰欲自為介而使公交驩諾將公正色曰非公事何敢私交惟當敬而待之其人不敢復言時余在座暗暗稱奇歸語所親曰士臨利害當如是隨楊經理赴薊山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五十七歲正月被 召還省大夫人于奉化留數日二月乙丑還朝是行路過雲巖出嚴在丹陽郡南景致殊勝有曹伸小亭廢棄者久先生以志而繫官不得遂至是上其後及先生者至以為田園遍一國先生與人書有丹崖翠壁並入彈文之語 丁卯呈辭不允○三月上劄辭辛酉 答曰當此艱危之時大臣豈可輕退雖有謗毀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體予至意勿為更辭 不允 卿答曰累上辭章非不知之誠懇顧今國家危迫又三上劄固辭皆 不允○又上劄辭辛酉 答曰當此艱危之時大臣豈可輕退雖有謗毀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體予至意勿為更辭 不允 卿答曰累上辭章非不知之誠懇顧今國家危迫非大臣可辭之日適又天朝文書咨至多有議處未可以遲緩者顧卿扶病出仕欲而與相議四月庚申扈往西江習陣○辛未呈辭 不允○

壬申上劄辭 不允○七月壬子承 命迎邪軍門于碧蹄○九月丙戌迎丁主事應泰于慕華館○乙巳率百官伏闕 初科道官主事丁應泰劾經理楊鎬喪師蔚山不以實聞及他誣罔誤事二十餘罪 朝廷即遣使上本伸辨憲府 答當再遣時任大臣以重其事 上命左相李元翼往應泰聞之大怒并劾本國符同楊鎬共為欺蔽且誣與倭通謀是日報至 上憤惋不視事諭大臣禀決庶政於 東宮朝廷遑遑時左相趙京右相李德馨從劉提督在順天獨先生在政府遂率二品以上伏閤請視事 上不允且敎 駕幸平山溫井以避應泰 命司僕寺立馬群臣龍恐失措丙午又伏閤是日被劾辨 先生率百官連日力爭且議遣大臣 上終不視事舉朝遑遑會邢軍門差人詰問四五員催運糧餉政院即具由 闕請發遣有風力科道啓禀 上不答差人立督日晩方承 命時先生方在 闕庭啓請視事吏判洪進持官案詣前問可差遣者第卒點妥以典翰金蓋國執義黃廷諧兵曹正郎尹宖持平李爾瞻四人擬 啓時李爾瞻方不悅於先生陰伺問隙回以漸怒乃闕 啓劾先生不自請行尹宖疏絀發而語益嗾於是 上下敎曰爭是非之臺諫不可出乃以宋錫慶代爾瞻 丁未呈文于徐科道先生既被劾而以國事方急政府無人不敢遽避倘佯行往一邊 啓請視事一邊陳辨於科道為之感動聽納其說翌日又呈於邢軍門軍門亦洞知實狀慰勉甚至時 上猶不視事軍門亦不悅事先生與百官奔走陳請憂悴滿顏而一日二日之間蜂起攻斥語益陰慘 戊申上劄自劾仍辭職 不允劄畧曰臣遭 國家莫大之變處置顛倒擧情憤惋夫有一日 朝廷則當有一日紀綱也大公論之紀綱 朝廷古人雖處一葉舟上而去就平日則何以為公論國之大臣身賀罪犯不恤公論晏然如

不可苟良有以也伏
惟察輿情遽棄臣職
己酉差陳奏使詰 閼啓事

○庚戌上劄自劾頃先
而不得一日承文正字柳潚結羣奸
及論既重當退伏待罪決不可抗顏朝列特以時
方危慈旨始聞之翌日乃上劄自劾暑曰
啓臣奉使等事承文正字柳潚又上疏極陳呂罪
惡疏已進 御而臣全不聞知 啓事自如臣之蹤
跡孤危擾此可知臣被論至此非但不可冒居大臣
之位今此奉使乃舉國莫大之事而顢頇
為一國最所賤棄者差遣其何以感動
皇聽臣亦
何顏見 中朝士大夫論辨曲直乎臣今為此言罪
臣者又必以規避遠行之目歸之事理如此死生榮
辱有不可苟也 閣下隨參 啓事且
不允遣史官敦諭 辛亥出東城外待 命呈辭不
允李甫瞻柳灘及儒生洪奉先崔喜男等承奸人指
嗾所以傾軋先生者無所不至至是喜男等往

海西召募無賴之徒數十人托稱儒生奉先又聚其
黨李好信等將入館陳疏恐諸生不從詐言將呈文
辨誣于邢軍門及科道官諸生信之及會奉先與好
信往來附耳語良久始自袖中出疏草乃誣先生疏
也諸生皆散去奉先好信獨與其徒
若干人呈疏先生即出城待 命 十月甲寅上劄
辭不允劄略曰夫主辱臣死人臣之大節臣雖暗
劣寧不知此但人臣自處於無罪之地然後
可以為國任事今臣前有規避不忠之罪後有植私
貪權之惡嶺海之外是臣死所國言念甚涵涵若沸
臣雖欲抗顏出治使事人豈容之 朝廷亦豈可使
負眾之人仍辱國命又將羞辱於 天子之庭哉狀
乞 聖明速遞臣職更出忠正憂國之人以為大
臣奏請 臨書涕泣不知所達 乙
卯又上劄辭不允劄略曰 朝廷之待大臣自有體
貌有罪無罪當進退以禮不可
牛維而馬繫其為大臣者亦顧念朝廷體貌進退之
間稍有廉恥不敢以已之無狀而自同於衒鬻賤僕

臣立朝三十年無一事報國而未路正得一箇奸字
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孤 聖明知遇之恩負 君父
涵育之潭尚何言哉臣屏伏郊外席藁待罪嶺海行
遣之外更無重入 國門之義伏乞 諭察輿情亟
命遞棄 又上劄辭 不允劄畧曰 國家之事急於
臣職 位陳奏之行亦未時 聖批以為其言何是數臣罪當萬死而
如此臣寧不感激臣當初聞 臺諫之 啓乃是朝著
問曰國事互相警切之語且其所論只一事在臣自
處之道當受以為眾勉所不及故抗顏行公出治使
事最後館儒之疏則攻之不遺餘力至其末端所論
則臣不忍讀且不忍書夫館學乃多士之所聚所言
當為一世公論使臣以為不足數而抗首奮氣揚揚
自政事堂則前此雖未必為權奸而到此方始為權
奸矣自古豈有無公論之國家又豈有蔑公論而可
以為大臣只豈有舉國之人指以為權奸而仍為國任事者哉 聖明早賜處置

戊午

遞陳奏使○己未移寓典農里○辛酉遞領議政○
乙丑府院君 批下○甲戌移寓往心里 時基議日
劇士大夫畏其連累無相問者白沙李相公在備局
呼吏卒曰促駕來吾將往拜豐原相公聞者義之李
統制舜臣在古今島聞先生被 論失聲太息曰時事一至此乎 呈辭 不允又呈辭

給由○十一月呈辭 給由○丙戌移寓釜浦○
戊子呈辭加 給由○庚子罷職○辛丑南行癸卯
渡龍津宿楊根大灘 是日行至渡迷還望見三角山
山也有詩云田園歸路三千里四十年立馬渡迷回首望終南山色故依然 甲辰少
駐聖德里 先生既就遠讓素俱空意 已酉自楊根南
送人鄉家令齎糧以來

歸揚根嫻戚及金上舍彦琇各出米豆以贐之賴以作行而子弟省徒步顛沛萬狀

忠州金灘時唐將吳經歷瑞麟在近聞先生來以拜帖來問欲相見先生謝以得罪回籍不敢辛亥宿

當壬子宿德山村峽路險隘風雪大作日又曛黑咫尺不辨先生命僕夫叩石出火以

禮相照問關得抵德山村夜已深矣

村在太白山下丁巳削奪官職初鄭仁弘素仇先生欲害之至是仁弘落文弘道爲正言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五十八歲二月丙寅省墓于金溪還至

河隈〇三月癸未出毛洲書堂謝客先生以大色日甚不敢接賓客

時韓柳川爲嶺伯欲來訪先生以書辭焉近邑士林欲爲先生陳疏訟冤先生懇貽書所親使力止之〇

時精舍桃花盛開先生愛玩之良久因忽念此物閑我何事心體澄虛不可有偏著仍書一絕四月丁巳奉大夫人設酌于松亭時大夫人新自道心還爲說小酌初大夫人聞先生天曰吾子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皇天在上不敢虛誕如是況敢苟乎六月乙巳

命還職牒未幾還收上命還給職削職而禍焰猶未已每夜鷄初鳴必整衣服酌水祝者凡數旬

崇三司論之不服夢寐以主和二字爲執言之地至此於秦檜擅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潛來于宋以爲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柳成龍亦受倭人心而定國是乎蓋其心惟

賊之旨潛通陰謀保其妻子而主和耶是說足以服宗社之肯之

既令許和故擢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

非衆論夜半遣使之議尤不足道其時廣收迂議以

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果為違衆而獨遣乎況華職已紆歲月今何可不復其職乎云云初基諫之以和議攻先生也右相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間百脉將絶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默自諱乎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翻論當及臣身矣上意之以慰三司既而竟從其議

八月庚寅往金溪拜掃路遇一人騎牛掠先生馬而去子弟怒其無禮將罪之先生呵止之乙未西川君鄭公崑壽來訪○九月甲寅與嚴公乘舟遊玉淵○十月丁丑獻壽于大夫人○與金省克弘微書論學其畧曰今人於古人論學路逕雖欲下視程朱鄙人未有一斑之見而盡誕驕傲抗人竟莫肯省念奈何然道理昭然只在眼前雖使衆

山陽明生今之世僕亦未應遽毀降幡矧今世之所謂鋪糟啜醨者我如君所見幸未垂角千萬勉之勿為異說所撓則豈但交遊之幸而已哉後又答書曰所論為學之意甚的實吾輩平生行己正坐無誠意若存若亡表裏不一故畢竟所見不為吾有而為空疎無用之物深願左右之勉之也但一陰實理凝聚在方寸云者語意未瑩蓋理本無形惟敬而循其昕當然之理動靜專一心不外馳則自有昕至非如異端聚弄精神於冥默窅窅之中也深望濯去舊見一味潛心於四書以求豁然之效又曰自十餘年來朋儕講論盡耳邊絶不聞道義之談近奉來示三發我意僕於此事不敢忘諸心而至今無寸分真得往往墮落坑塹中然其眼前路脉日益了了以此靜觀千聖相傳宗旨如一繩貫珠耳又曰近日看何書意思如何若從事於治心養性之葉則世間許多紛紛者自不能累吾之靈基而亦不知老之將至矣平生負此意而若存若亡至今白髮蒼頭然其貪昏欲寒不能以大撓者只賴此欄柄在手耳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庚午出王淵種於步虛
臺○三月己未奉大夫人往王淵賞花○撰退溪先
生年譜時新刻李先生文集士論以為年譜須出先
生手乃可傳示久遠一辭來請先生乃與諸
生竄定草記以成之有贈金而靜金士悅詩四絕其
三曰微言久絕入何在未學分離事亦難獨抱遺編
興一嘅瑤琴絃斷不堪彈其四曰西林回首意茫然
尚憶臨溪講學年咫尺真源尋不到一竿惆悵暮雲
邊 五月甲辰出王淵種竹于步虛臺 七月乙巳聞 懿仁王
后喪出王淵舉哀以私遠不敢設位只西望哭拜 庚戌往謙庵哭臨
變服○八月甲申往金溪拜掃 與諸友公同祖以
之 國恤署設素餐而行
戊子增築步虛臺改名達觀臺○十月己亥有讀

大學有感十絕 後與金省克書曰前冬思大學格物
說似有契悟處謾書十絕今錄奉求
正末篇人心道心固皆心其知此為人知此為道者
何物耶此物不時精一之功在是比來此意思頗了
了耳○先生嘗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一止字意當止
於誠心當止於正身當止於修以至家國天下萬事
萬物莫非有所當止者所謂格致惟欲知其所止而
止耳又嘗著說論晦齋先生大學章句補遺竝改經
文之誤

十一月癸卯 命給職牒先生聞命有詩一
千里楓宸夢東遷白首總露
新兩露豈宜重誤 聖明朝
山陵時議在外罷散官皆令入臨門人有以書問先
生行止先生以為朝廷之禮以嚴為主非人人
徑情冒進之地身無喪服立無班列情雖欲赴禮所
不敢既而檀書闕文未到時論又甚峻先生遂行

庚寅哭送 梓宮於東城外路喜即日發還○戊戌

還玉淵精舍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六十歲三月壬寅移奉大夫人于先生第大夫人在謙巖公所先生與謙巖公至誠娛侍每於晨昏定省之時必相待同入未嘗先後至是謙巖公病劇先生懼大夫人聲憂致疾以權辭移奉焉癸卯謙巖公捐館謙巖公自前冬有疾日益沉篤先生晝夜扶護藥物必先嘗未嘗一日安寢至是矛克救五月壬子葬謙巖公于金溪撰墓誌又聞尹海原斗壽訃先生深加驚悼有祭文與人書曰此人在今日不易得往在壬辰間若使別人當之吾輩已無餘矣近亦頻主平論而遽至此數也奈何八月丙戌丁大夫人憂○十二月癸卯葬大夫人于金溪丙戌遂哭于河隈

三十年壬寅先生六十一歲二月作慎終錄○四月作永慕錄有序冬修喪禮考證先生喪中讀禮書患其記載踈略而雜出難於參考於是以家禮所載各條為綱而蒐集禮說各以類附分為上中下三編又取楊氏儀禮服制圖式見於各條之下以便攷閱朝家錄廕謹時李公恒福主是事首舉先生曰此老盛德不可以一節名然錄於此選者欲洗鄙攜耳蓋文弘道戒成啓辭語之誣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六十二歲正月命賜食物○十月服闋時先生年過六旬而居喪致毀一如前喪自初喪以及葬祭事無大小皆親自經紀未嘗使于孥代行其在墓所必朝夕拜省不避風雨遠近聞之無不憂其難保至是克終喪制人以為神明所扶云

葬于金溪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六十三歲三月復職拜府院君上疏辭
仍乞致仕疏畧曰臣事國無狀律以公議當肆諸市
朝以謝國人　聖德涵洪曲加恩宥臣雖
至頑寧不知辜臣畧摹擎既重家禍連仍喪兄失母形
影相吊朝夕待盡無復餘念惟欲於未死之前重入
脩門瞻望雲霄然後退填溝壑乃於此時忽蒙大
恩臣當扶杖前進恭謝
闕下第臣喪禍之餘積憂
傷心病經骨髓筋力無
受　恩未謝而將永辭
無餘螻蟻之命死固已晚只恨
明時天實為之亦復奈何
仍伏念罪戾滔天本不
千
雷霆之誅然
君親之恩與天同大臣于之義
萬死猶存若過以畏懼
當以大臣自處安有陳乞以
處則跡涉違慢亦非
君親之故有懷不言默默退
臣公義所當為思之累日終不
能自止敢叩
閽將死之哀聲以求非常之
聖上憐察特下有司遞免臣職或以前職致仕
洪造如蒙
出萬萬陶鎔今臣大馬之齒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
年不多亦嘗從事於大臣之後適蒙
朝廷收錄病

未能進百般思惟獨此一路稍可得通
故不得已冒瞶籲呼伏希
聖慈矜憫送別金省克
于玉淵時金公赴江陵任所
事可傷先生慢然曰君何為出此言老臣無狀使國
事至此而
聖恩如天渥
年綸毫皆天之賜也仍涕泗久之作一律以寄意曰
聖主洪恩重微臣罪罟多一言無報效萬計悲蹉
跎風樹南來晚宮雲北望賒
惟殘數行淚寄灑漢江波　六月出玉淵○七月錄
慮從勳二等　賜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
號○癸酉有　旨宣召○八月甲申上疏辭　召命
並乞鐫免勳錄　不允疏畧曰臣濫蒙　天恩至被
宣召感激兢惶即當扶曳兢兢
道而不辜自七月患惡瘡連日灸灼大毒盛發腫爛
成瘡一室之內須人起居千里匍匐百計無由臣實

憂憫不知所出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敗官覆餗有罪無功而更忝勳籍為 聖朝羞此臣之所以日夜懇懼不知所出者也伏願 聖明照察微臣少安愚分幸甚 九月

一再 召辭謝遣忠勳府畫師忠勳府送畫師來請圖像先生以方辭勳謝遣

之 與鄭愚伏景任書論學 先生以朱子書節要遺愚伏曰與書曰此中有無限光風霽月但世之讀者未免先向蠻絲牛毛上尋討頭緒而失却天高海闊底脊次即今中原論議紛紛累書定是書字讀不善耳何預於先生耶愚伏以書來稟先向之先字請易以但字先生又荅曰人患不能歪絲牛毛耳苟能之海闊天高在其中非別有事也但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者後幾何畢竟向望故宿曰道問學而尊德性一時之學者繼續不已於文義之未而欠却本源工夫常以為所貴乎學者處不可不思耳○先生自少時患世之學者以其心志安逸忘憊清明然後窮格之功始有下措

若於心地間無培養涵蓄之力則所謂學問思辨省察克治亦何所憑據哉其與人論學必以收放心為第一件事又嘗論儒釋之辨不可就一事說須就二家本源起頭處仔細看破若於此看得分明則眼前黑白較然矣今有人一南一北運腳趨程步步相似只是向往處異耳

讀陽明集有詩

序

序畧曰陽明與朱子學皆馳大要只在於致知格物四字上別立意見朱子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使人即物窮理以致其知陽明則以為理在吾心不可外索其論學一以良知為主昔孟子論理義之悅心必以耳目為喻蓋就人之也夫目固足以見天下之色然天下之聲耳固足以聽天下之聲然天下無味則口何所辨斯固合內外之道不可專以在內者為非也若捐去書冊瞑目一室但事於本心良知之間則雖一時凝定之力稍若有得而所謂三千三百致廣大盡精微者終不能如聖人

天吁嘉靖以後末學之弊已極於口耳出入之間陽明其亦矯枉而過直者歟不然無乃禪家所謂改頭換面以籠駕一世者耶詩九二篇其一亦陽明之說曰陽明每說心爲理理在吾心不在書入雖有口能知味味辨熊魚始不踈道有萬殊歸一法地分胡越儘吾廬如今天下懷襄甚惆悵何人更鑒踰其二警俗學之弊曰嘉定年間末學弊尋枝摘葉盡無窮徒聞姬轍周天下不顧明堂畫日空燭幽莫忘徑寸鑑行船須倚半帆風看他擾擾昏昏地一念回光便見功○或有問陽明本心之說可以救嘉定文義之弊乎先生曰昔人見有困於火者却教去投水水火雖異其爲殺人則同陽明欲救宋末文義之弊而專爲本心之說不知其流弊及有甚於文義也十二月拜掃金溪先塋

二十三年乙巳 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辛巳上箋陳謝時三功臣會盟祭禮成下敎書賜銀綃厩馬又令本道監司遣長吏存問並致米豆酒饌先生上箋陳謝作知行說其畧曰聖賢之學雖重於行而先以知爲貴雖爲行而知未至則未免爲習不著行不察終不足以通微而詣極也然古人之所謂知者眞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之擬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爲知而畧無干涉於心身者皆德之棄也以此爲知奚啻千里作知行合一說王陽明合知行爲一力詆朱子之論先生作是說以辨之三月辛巳上疏辭奉朝賀祿不名時忠勳府以先生勳舊大臣退在鄉曲啓請給正一品奉朝賀祿先生以病伏遠外無事而食爲未安上疏力辭答曰卿以元勳大臣退居荒野令本道給俸實出於繼廩之意而今又辭之予甚缺然優待勳舊禮宜如是豈以無事而食爲辭不體朝家之盛意乎嘵其安心勿辭四月戊辰長子葱卒有祭文及行狀七月戊寅省先祖墓于葱坡山○九月移寓西義洞時河隈新經水患蕩然風勢甚亂不

便調養先生以西義洞在深山中且無外客應接之煩遂移寓焉 哭金胥克訃 金公學爲先生所愛重至是殁于江陵任所先生痛惜之有詩一絶云翩風動西林千里書來報惡音白首人間惟我在不知誰與更論心 作帝王紀年錄 合中國我東爲一錄中國自唐堯戊辰始 參互記載覽未之成編

三十四辛丙午 先生六十五歲 三月作尊堂于西義洞堂崖三間

制甚樸陋先生處之怡然以弄丸名其齋嘗謂子弟曰人之所以役利慾喪廉恥者皆由於不知足也此屋雖陋亦足以蔽風雨度寒暑過此何求夫人安於懷則何處不可居乎○堂之西有小溪出巖石間清淺可愛鑿小池引溪水循除而注之吟吹其間 作鈞名說 上即之初崇奬儒術士多向學變或有假此以進而未免狼狽於末節世遂以心經

近思録指爲鈞名之餌絶無學習者次子禒請受心經先生喜作是說 跋 聖諭録後

先生哀集前後所受批答及有旨爲一冊名曰聖諭録蹟其後曰小臣惠狀受 君父罔極之恩無一補報末路罪積釁重狼狽如此然猶保全性命食息於田野之間莫非 洪造嫂蟻微忱終無得效之日謹録平日所承 教旨爲一冊庶幾朝夕瞻頼瞻拜而讀之且悲且感不能自已云

掃金溪選河隈爲行先妣墓 己丑自金溪還河隈時先生有疾子弟請還西義洞調護先生不許曰看吾氣力行祭之日無幾 九月還西義洞○與宗人會葬于慈坡先祖墓 先是謙齋公以先祖墳塋散在諸處查考或有不識墓門者遂與宗人定議歲一祭之遵行不廢 十二月乙巳力疾送亡妹淑人旅櫬于新陽里既還疾轉劇 淑人發於癸巳擢窆金溪先山至是返葬

于廣州先生自月初已有疾是日風雪大作敬力疾
往送之家人子弟更諫先生不聽往哭盡哀而還○
先生平居莊敬自持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欹側
懶惰之容非甚病必正衣冠端坐講論經籍未嘗或
怠自新陽送喪之後氣益不平猶晨興冠帶出就外
堂與子弟警校退陶先生文集因講論義理或至夜
分又以文集編帙浩穰未易講究欲倣朱子書節要
例畧加刪節別為一帙以便後學觀覽病未克就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癸巳書許魯齋詩以示
子弟 書魯齋萬緻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緊之
句以示子弟曰此乃魯齋名言汝輩終身體念
也○二月甲午遷居草堂 先生平生行事動遵禮法雖
起居細微也節亦如致謹至
是病篤以所居之室煩擾遂出草堂自後揮斥婦
女不使近前雖女奴之
兄子禱治壽器 先生又言古人平居寢卧於床以此
供役者不敢輒入房內 命
斂今人必撤戶以斂甚不可仍
命

作小床以備用 甲辰書告客位 先生聞知舊相繼來問以書
劇往往微聞賢賓友相繼門訊死生之際情當一一
迎見永訣氣力有所不及意莫之遂惟望諸賢奧諒
此誠意有可告語者勿憚告諭如
有欲面見者亦因子弟相告幸甚 乙巳有詩一首示
子弟 詩曰林間一鳥啼不息門外丁丁伐木一氣
聚散亦偶然只恨平生多愧作勉爾子孫須愼
旌忠孝之外無事業 丁未有旨召以疾辭○三月丙寅 上
遣內醫看病 上聞先生有病傳于政院曰大臣在
內醫賚藥往救先生聞監司何無一言以 啓令
天恩罔極既至加朝服於身而見之 壬申草遺疏
先生雖退處畎畝而愛君憂國之念一息靡弛丙午
冬 上以臨海君作弊民間而羣臣不言 敎政
院先生聞之以 聖敎貼壁莊誦曰古人所謂大君
王言一哉王心者此也常欲仁疏言事而未果及病

舊慨然曰吾爲大臣豈可無一言而死乎遂草疏未及上又有遺內醫看病之命畧改措語有前後兩劄其前劄曰古人死有遺表以伸臣子之義今臣病昏精神已荒別無所言但念國家大亂獲拜而歸憂尚多一朝冥摩復生溪壑無厭寧保無事於將來惟望聖明深思永念修德立政以立根本公聽並觀以盡羣情養民用賢修明軍政慎擇良將委任責成臣之所欲言者惟此而已末端又言措置晋州事後劄曰臣今年六十六歲大命已盡理難久延伏蒙聖慈遣醫酌治病臣不勝感激惶懼敢拜恩盡之際謹此將死之哀鳴云其下所陳與前劄畧同而詣意加切○一日謂子祿曰死生常理我豈恠化而動於中者我惟向國一念至死難忘向因椅侄聞朝廷舉措有可憂者今已三日而心猶未釋云命兄子祿書遺戒家世廢興曰汝輩力念善事力行善事則薄奠勿請人爲碑銘挽亦自爲而送者用之且持守家業自有體統不可棄亂誡孝和睦乃是守家之道

喪祭惟在誠敬勿務爲豐侈其餘處置家事數條取諸公所求行狀草封爲一軸使勿遺失命四月命謝客先是病雖革猶時延見外客至是命謝客曰欲安靜還造化也五月六日戊辰辰時終于寢前一日夜不待人扶自起坐今日豁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是日辰初使人邀內醫以煎藥不即入累命促之既至握手與訣曰遠來看病天悳問極君之勤苦亦甚矣幾日可達東都耶即命整齋於堂中間欲移就之侍者恐其勞動添傷固諫終不聽亟扶掖以就北向正坐怙然而逝○先生嘗曰吾平生有三恨未報君親之恩一恨也爵位太濫而不能早退二恨也妄有學道之志而無成三恨也甲戌訃聞命遣承旨致吊上震悼輟朝傳于政院曰大臣卒逝予甚慟悼可令承旨往吊既而又遣禮官致祭東宮亦遣官吊祭

六月癸巳 命下遺疏于備邊司傳于政院曰豐原府院君遺劄自上當爲體念下于備邊司亦令議處備邊司啓曰柳成龍平日愛 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已及其臨終進劉弊意悲切劉中所陳皆時務之當急者而其論晉州事益見其至死不忘 兵使審度啓聞七月丁酉 傳曰允爲當 國事之誠心也令本道監

子坐午向之原初京中士大夫聞先生之計皆於先生京第遺壞爲位而哭之市民亦以白衣白巾奔走來哭各廛列肆致賻○國制大臣之喪停朝市三日至是市民等於三日外加停一日垂

殯於道曰吾等失此賢相若赤子失慈母也隣邑之人無論士子品官皆悲痛咨嗟爭來吊哭鄉校書院亦相繼致祭至葬時士大夫及儒生來會者四百餘人有不食酒肉過卒哭者

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丁亥奉安位版于屏山書院行

釋菜禮院在河隈上流五里許豐山縣舊有豐岳書院縣學子移建于此至是儒生立祠其側 堂先生以堂在官道傍不合藏修之所論本

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奉屏山位版祔享于廬江書院

退溪李先生廟院在府治東二十里許士林以先生之道得於李先生躬食尊道祠爲宜

奉屏山位版配享于廬江

天啓七年丁卯十月奉安位版于南溪書院院在軍威縣西五里即南溪書堂舊址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 贈諡曰文忠道德博聞曰文危身奉上曰忠先生以是多士以爲先生不可不祖

一豆之且屏山湛盧一邑兩院自有建
寧故事復奉安位版于屏山書院

四年辛未九月奉安位版于道南書院院在尚州治
祀閑隱寒暄一臺晦齋退溪東十五里舊
五先生至是以先生配享

仁祖朝癸未十月奉安位版于三江書院院在龍宮
奉安圃隱退溪兩縣南十里
先生以先生配享

今上己巳十月奉安位版于永山書院院在義城縣
祀晦齋葛庵兩先生南四十里舊
至是以先生並享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二

敬啓夜来 南溟集 曲辰岩集 松京志 東京集
侍輩之爭姓仰溪之就啖
旨未就者式后推册"言
之耳俟為此姑不備上

白鄉膳殿 進 文明世子 印 末 朴龍秀 再上